孟子正義

孟子正義卷五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注假此言以爲喻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注言無友道當如之何疏比其反也○正義曰音義云比丁必二切及也高誘注呂氏春秋達鬱篇云比猶致也致卽密推之致爲至故論語說比及三年皇侃義疏云比至也孫氏以比及連文故以比有及義按比之義爲方比方方猶言譬如孟子謂託孥於友而友諾之矣設若其反則其友未嘗顧恤而致凍餒其妻子今人設言尚云比方正其義也論語比及三年當亦云比方及於三年爾

王曰棄之注言當棄之絕友道也疏注絕友道也○正義曰哀公十五年左傳云絕世于良注云絕世猶言棄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

如之何【注】士師獄官吏也不能治獄當如之何【疏】注士師獄官吏也○正義曰見周禮秋官

王曰已之【注】已之者去之也【疏】注已之者去之也○正義曰詩陳風墓門篇知而不已箋云已猶去也按去之謂罷退其職禮記學記云古者仕焉而已者論語令尹子文三已之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注】境內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何孟子以此動王心令戒懼也

王顧左右而言他【注】王慙而左右顧視道他事無以答此言也【疏】注王慙至言也○說文頁部云顧還視也詩晉風顧瞻周道箋云回首曰顧左右立王少後視之必回首故云左右顧視郎向旋視之也周禮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撫人道國之政事注並云道猶言也故以道解言

章指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也

疏無墮其職○正義曰墮許規切亦音隋墮廣韻在四支俗作隳呂氏春秋必已篇愛則隳高誘注云隳廢也禮記月令毋有壞墮釋文云墮本作隳周禮守祧既祭則藏其隋儀禮士儀禮注作既祭則藏其墮是隳墮又讀隋也此當為墮敗之墮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注故者舊也喬高也人所謂是舊國也者非但見其有高大樹木也當有累世脩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為舊國可法則也疏注故者至高也○正義曰國策秦策寡人與子故也楚辭招魂樂先故此高誘王逸注並云故舊也喬高爾雅釋詁文○注人所至則也○正義曰尚書君奭云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惟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江氏聲集注音疏云百姓異姓之臣王人王之族人同姓之臣也无不秉持其德明恤政事乂讀當

為艾艾相也辟君也惟此羣臣各稱其德以輔佐其君此指上伊尹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等所謂累世修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也 王無親臣矣【注】今王無可親任之臣【疏】注今王至之臣○正義曰詩邶風仲氏任只箋云任以恩相親信也大戴記文王官人篇云觀其任廉注云任以信相親也是親臣為親任之臣 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注】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今日為惡當誅亡王無以知也【疏】注言王至知也○正義曰往日解昔者所知解所進進者引也登也知其人乃登進之使為臣也誅責也亡喪棄也始不詳審而登進之固以為知其賢也久而為惡至于誅責而棄去之則是始以為知之者原未嘗知之也今日不知其亡謂不知其今日之亡經文倒言之也故下王問何以先知其不才閩監毛作我無以名之非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注】王言我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也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注】言國君欲進用人當留意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尊卑親疏相踰豈可不重慎之【疏】注如使至慎之○正義曰忽之言迷忘也荀子正名篇云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芴然即忽然粗即不精心意精猶靜也靜其心意乃能詳審今忽忽若迷迷若忘解如不得已之狀也已止也不得已者本不當用因無人充職姑且用之故云不得已而取備官不得已而取備官乃是明知其不才而姑且用之今原非明知其不才但以不精心意若迷若忘昏昏忽忽故言如不得已如者擬而形容之之詞也經以如不得已形容不詳審之狀趙氏以忽然不精心意形容如不得已之狀國語魯語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注云僮僮蒙不達也正忽然不精心意之謂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

見賢焉然後用之【注】謂選大臣防比周之譽核鄉愿之徒論語曰衆好之必察焉【疏】注選大至察焉○正義曰累世修德輔君以道是大臣也文公十八年左傳云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漢書谷永傳云無用比周之虛譽注云比周言阿黨親密也鄉愿之徒若漢之胡廣晉之王祥以虛名而登上位宜核其實引論語者衛靈公篇文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注】衆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實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疏】注衆惡之必察焉○正義曰亦論語衛靈公篇文○注惡直至忠正○正義曰昭公二十八年左傳云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文選上林賦注云蕃與繁古字通管子參患篇云行邪者不變則群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荀子臣道篇云不䘏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

主圖私爲務是篡臣者也注云環主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此朋黨毀忠正也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云司農爲姦朋黨比周以蔽主明退匿賢士絕滅公卿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注言當愼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宥古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疏注言當至三宥○正義曰尚書呂刑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禮記文王世子云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周禮秋官掌戮掌斬殺注云殺以刀刃若今棄市也司刑掌五刑之法殺役罪五百注云殺死刑也經言可殺故知爲大辟之罪也五聽者周禮秋官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是也三宥者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是也○注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正義曰禮記王制文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

毋【注】行此三慎之聽乃可以子畜百姓也

章指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稱曰舊國則四方瞻仰之以爲則矣【疏】人君進賢退惡○正義曰白虎通云進善乃以退惡○翔而後集○正義曰論語鄉黨篇文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後古本作后韓詩外傳載楚王使人齎金請接輿治河南辭不受其妻曰不如去之乃變姓名莫知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卷阿鳳凰鳴矣于彼高岡鄭箋云喩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趙引此見人君當審愼用人之意其進銳者其退速注云不審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退而悔之必速矣當翔而後集慎如之何正與此同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注】有之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注】於傳文有之矣曰臣弑其君可乎

注王問臣何以得弑其君豈可行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注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爲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弑其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疏注書云獨夫紂○正義曰荀子議兵篇云誅桀紂若誅獨夫故太誓云獨夫紂此之謂也趙氏引書蓋即謂此又正論篇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湯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漢書劉向傳以蕭望之周堪劉向爲三獨夫顏師古云獨夫猶言匹夫

章指言孟子言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

之欲以深寤齊王垂戒於後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注】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此喻之也【疏】注巨室至人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巨大也引爾雅者釋宮文也春秋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公羊傳云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詩鄘風作于楚宮又作于楚室毛傳云室猶宮也此皆宮室通稱之證也呂氏春秋驕恣篇云齊宣王爲大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翟氏灝考異云孟子巨室之言疑即視斯而發月令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注云工師司空屬官也又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注云工師工官之長也爲司空屬官故爲主工匠之吏吏即官也莊公二十

二年左傳云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爲工正注云掌百工之官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工正爲工官之長總掌百工如月令工師之職然則工師又名工正也攷工記攻木之工有匠人爲百工中之一工禮記雜記云匠人執羽葆注云匠人工人也是匠亦通稱工此經上言工師下言匠人故趙氏於工師互稱主工匠之吏於匠人互稱工匠之人國語魯語云嚴公丹桓公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注云匠師慶掌匠大夫御孫之名周禮地官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注云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儀禮釋官云據國語則匠師之官諸侯亦有之鄉師下大夫匠師與鄉師同諸侯之官降於天子匠師蓋士爲之趙氏以工師爲主工匠然則匠師即工師月令以其令百工稱工師周禮國語以其專主攻木稱匠師歟抑主百工者自有工師專主攻木者別有匠師歟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注**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正法壯

大而仕欲施行其道而王止之曰且舍置汝所學而從我之教命此何如也疏注姑且至如也○正義曰詩卷耳我姑酌彼金罍毛傳云姑且也姑且疊韻字也定公五年左傳云吾未知吾道註云道猶法術法即是道呂氏春秋仲春上農等篇高誘皆注云舍置也又必己篇云舍故人之家高誘注云舍止也故以置釋舍而云王止之說文教部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易象傳習教事虞氏注云巽爲教令令猶命也下文言何以異於教玉人則此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即下所云教也故預於此以命釋教爾雅釋詁云使從也此云使工師求大木下云使玉人彫琢之皆任使之義求木琢玉必從工匠玉人爲之能勝任與不能勝任王董其成而喜之怒之可也今不從彼而從我所以求之跡之雕琢之之法豈能之故云從我之教命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注

二十兩爲鎰彫琢治飾玉也詩曰彫琢其章雖有萬鎰在此言衆多也必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爲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者乎

疏注二十兩爲鎰○正義曰禮記喪大記云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注云二十兩爲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儀禮既夕注同史記平準書黃金以溢名孟康云二十兩爲溢漢書張良傳賜良金百溢服虔云二十兩爲溢呂氏春秋異寶篇金千鎰高誘注云二十兩爲一鎰漢儒解鎰字皆與趙氏同國語晉語黃金四十鎰韋昭注亦云二十兩爲鎰惟文選詠懷詩黃金百溢盡注引賈逵國語注云鎰二十四兩又吳都賦金鎰磊砢劉淵林注云金二十四兩爲鎰二者皆見文選注當是李善誤羨四字賈公彥既夕疏云二十四兩曰溢亦羨四字按孫子算經云稱之所起起於黍十黍爲一絫十

絫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爲一石四鈞爲一百二十斤故一百二十斤爲一石以每斤十六兩通之是一石爲一千九百二十兩一斗爲一百九十二兩一升爲一十九兩二錢古以二十四銖爲兩不以十錢爲兩以一十九兩二錢乘二十四銖得四百六十銖零八絫於四百八十銖減去四百六十銖零八絫餘一十九銖零二絫置一升四百六十銖零八絫以二十四除之稱得一十九銖零二絫是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爲四百八十銖即是二十兩甄鸞五經算術云置一斛米重一百二十斤以十六乘之爲積一千九百二十兩以溢法二十兩除之得九十六溢爲法以米一斛爲百升爲實實如法得一升不盡四升與法俱再半之名曰二十四分升之一此不用銖法而用石法以九十六溢除百升每溢一升除去九十六升尚餘四升故云不盡四升半共四升爲二升再半共二升爲一升半共九十六爲四十八再半共四十八爲二十四二十四分升之一即九十六分升之四以九十六分升之四約爲二十四分升之一所謂可半則半之術也鄭氏以爲粟米法术溢法石法言之則明其爲二十

兩賈氏作疏不致遂背之以爲二十四知二十四之
四必爲羨字推之文選注蓋亦羨也阮氏元按勘記
云經注中鎰字皆俗字也當依儀禮作溢溢之言滿
也滿於十六兩爲一斤之外也○注彫琢至其章○
正義曰爾雅釋器云玉謂之雕又云玉謂之琢說文
云雕琢文也琢治玉也則雕琢同禮記少儀注云雕
書也禮器注云琢當爲篆篆書者分界之名篆者文飾
之名是雕雕弟治之而琢則飾之說文蓋互見之散文
則通故雕亦爲琢琢亦爲治也攻工記玉人之事所
掌圭璧日璣琮瑑等有終葵首羨好射勺鼻衡等篆
飾別有雕人文闕蕊言雕琢之事也璞猶樸也玉之
未治者爲璞必治之飾之而後成器故趙氏以治飾
解之引詩者大雅棫樸第五章也詩作追琢其章毛
傳云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毛以下言金玉故以彫
屬金與爾雅異孔氏正義以爲對文則別足也鄭氏
箋云追琢玉使成文章趙氏以彫易追本毛氏也用
以謂治玉謂玉專指玉言則同鄭氏矣○注雖有至
治乎○正義曰萬鎰爲一萬二千五百斤故衆多言
玉雖衆多不能不委任於人猶國雖廣大不能不委
任於人也蓋玉人學治玉之道乃能治以其衆多而

矜重之既不能自治而又不委任之而掣其肘雖有良工弗能善其事矣教人治玉謂舍其彫琢之正法而從已之教命所教違其所學烏能得其道哉

章指言任賢使能不違其學則功成而不墮屈人之是從已之非則人不成道玉不成圭善惡之致何可不察哉疏人不成道玉不成圭○正義曰禮記學記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趙氏語本此古本作玉不成器周氏業廣云依趙當作圭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注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僭號稱王故曰萬乘五旬五十

日也書曰朞三百有六旬言五旬未久而取之非人力乃天也天與不取懼有殃咎取之何如【疏】注五旬至六旬○正義曰說文勹部云旬徧也十日爲旬鄭康成注儀禮禮記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以旬爲十日故五旬爲五十日戰國策齊策云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賜我也王曰善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此三字當是一五字之譌引書者堯典文王肅注堯典云期四時也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引此以明旬爲十日之證○注天與不取懼有殃咎○正義曰說文夕部云殃咎也國語越語云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與不取反爲之災史記張耳陳餘列傳云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淮陰侯列傳云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說苑說叢引作時至不迎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

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注】武王伐紂而殷民喜悅簞厥元黃而來迎之是以取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注】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犇取之懼殷民不悅故未取之也

【疏】注三仁尚在樂師未犇○正義曰論語云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殷本紀云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犇周周武王遂率諸侯伐紂周本紀云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

師强抱其樂器而犇周樂師則所云太師疵少師强也當武王會孟津時且以天命未去未可伐紂必俟三仁既喪樂師既去乃率諸侯伐紂然則在文王時其未可伐益可知也燕策云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孟子言文武之時不可失即孟子所謂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而策不達其辭耳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注 燕人所以持簞食壺漿來迎王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犇走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殷民喜悅之時則可取之

疏 注則亦運行犇走而去矣○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運徙也淮南子原道終身覽冥等篇高誘注皆云運行也故以行釋運以行字未了以犇走

申之犇走而去是行亦即是避也

章指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天意得然後乃可以取人之國也【疏】征伐至國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順民篇云先王先順民故功名成古本無複天意得三字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將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注】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義其事將謀伐齊救燕宣王懼而問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注】成湯修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方千里何畏懼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

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注】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面者嚮也東嚮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夷言遠國思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爲後我霓虹也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徯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也【疏】此注二至息也○正義曰逸篇義見前王氏鳴盛尚書後辨云書序云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則葛伯仇餉及湯一征自葛始云云正湯征中語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天下信之之言不似尚書之

文又滕文公篇云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云云云云湯始征自葛載與梁惠王篇所引小異而梁惠王篇明稱書曰滕文公篇則否言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與天下信之之文絕殊信乎皆非尚書文也僖四年公羊傳云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按荀子王制篇云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後漢書班固奏記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己然則東西而征云云乃本周公事孟子引以釋書耳襄公十四年左傳云云有君不弔注云弔恤也史記宋微子世家云魯使臧文仲往弔水集解引賈逵云問凶日弔恤即問凶也鄭氏注周禮撢人考工記匠人禮記玉藻皆云而猶鄉也鄉同嚮亦同向鄭氏注臯陶謨云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日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五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内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

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共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趙氏此注云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本禹弼成五服而言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夷西夷北狄嘗見前明五翻刻北宋板趙注本上下皆作夷字趙注梁惠王篇云東向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夷又注盡心云四夷怨望滕文公正義云湯之十一征而天下無敵者故東面而征其君則西夷之國怨之以爲不征其我君之罪南面而征其君則西夷之國怨之以爲不征其我君之罪而先於彼盡心正義云故南面而征則北夷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惟梁惠王正義引仲虺之誥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次釋孟子西夷北夷之言亦同書作西夷北狄孟子三處皆作西夷北夷魏晉間宋孟子作尚書始改北夷爲北狄以與西夷儷句北宋時爲正義者猶未誤作狄字爾雅釋天云螮蝀虹也霓爲挈貳注云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霓說文雨部云霓屈虹青赤或白色蓋青赤者所謂雙色也白色所謂闇也虹青赤而彎曲故云屈虹也詩蝃蝀云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周禮視祲注云隮虹也故云雨則虹

見當其望也雨猶未降及誅君弔民乃若時雨降也呂氏春秋愼大篇云湯立爲天子夏民大悅朝不易位農不去疇商不變肆大戴禮主言篇云孔子曰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弔其民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則民悅矣孟子釋書之辭蓋當時傳聞如是也徯待后君皆爾雅釋詁文漢書武帝紀集注引應劭云蘇息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穌生也鄭注樂記云更息曰蘇孟子梁惠王篇引書后來其蘇蘇與穌通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

注 拯濟也係累猶縛結也燕民所以悅喜迎王師者謂濟救於水火之中耳今又殘之若此安可哉

疏 今燕至王師○正義曰戰國策燕策云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子之

邪燕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云
云上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
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决子之子之三
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
燕必矣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
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
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
此齊士往征燕燕民迎王師之事也○齊遷其重器○正
義曰戰國策望諸君報燕書曰奉令擊齊大勝之輕
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
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歷
室高誘注云子噲亂齊代燕殺噲得鼎鮑彪注云故
鼎齊所得燕鼎然則重器卽指歷室之鼎也昭七年
左傳云齊侯次於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
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
歸姬賂以瑤甕玉櫝斝耳不克而還此亦燕器之可
考者○注拯濟至可哉○正義曰易渙初六用拯馬
壯吉釋文引伏曼容注云拯濟也文選思元賦蒙拯㒖
褫以拯民舊注同周禮大司徒注云抍捄天民之窮
者也抍同拯捄同救趙氏旣以濟釋拯又云濟民救義

詳備也閩監毛三本作拯拔也十行本作拯所也誤國語吳語係馬舌注云係縛也禮記儒行不累長上注云累猶繫也繫與係通說文云係絜束也絜猶結束卽縛漢書張釋之傳跪而結之注云結讀曰絜儀禮士喪禮注云組繫為可結也是係累為縛結也國策秦策云張儀之殘樗里疾也高誘注云殘害也又云昔智伯瑤殘范中行注云殘滅也史記樊酈滕灌傳云凡二十七縣殘集解引張晏云殘有所毀也列子說符篇云遂共盜而殘之注云殘賊殺之是殘兼殺害毀滅之名故統括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謂之殘

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注 言天下諸侯素畏齊彊今復并燕一倍之地以是行暴則多所危是動天下之兵共謀齊也

疏 注言天至齊也○正義曰禮記投壺注云固之言如故也國策魏策注云固久也儀禮喪服傳飯素食注云素猶故也後漢書呂布傳注云素舊也舊卽久也是素固同義故趙氏

以素解倒不仁則爲暴暴故以行暴解不行仁攻伐上所謂殘也國策云齊破燕趙欲存之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又云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此天下諸侯謀救燕之事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注】速疾也旄老耄也倪弱小緊倪者也孟子勸王急出令先還其老小止勿徙其寶重之器與燕民謀置所欲立君而去之歸齊天下之兵猶可及其未發而止之也【疏】注疾速至老小○正義曰速疾爾雅釋詁文禮記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射義旄期注云八十九十曰旄是旄即耄也劉熙釋名釋長幼云人始生曰嬰兒或曰嫛婗嫛是也言是人也婗其啼聲也說文儿部云兒孺子也女部云婗嫛婗也禮記雜記云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注云嬰猶鷖彌也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鷖即

嫛緊爲嫛字聲之轉緊婗疊韻字爲小兒啼聲緊說郎嫛兒釋名解嫛爲是人非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親婗兒子也婗亦兒也方俗語有輕重耳凡物之小者謂之倪嫛兒謂之婗鹿子謂之麑小蟬謂之蜺老人齒落更生細齒謂之齯齒義並同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弱小倪倪者也閩監毛三本同音義出緊字旄倪下云詳註意倪謂緊倪小兒也作倪倪者誤也說文云返還也商書曰祖甲返返與反同故以還釋反史記燕世家云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是燕所立君也

竟指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夫將何懼也

疏 伐惡至懼也○正義曰宣公十一年左傳申叔時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伐惡無貪富義本此考文古本作以小至大足利本作以（大王小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

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注】鬨鬬聲也猶搆兵而鬬也長上軍卒也鄒穆公忿其民不赴難而問其罰當謂何也【疏】注鬨鬬至鬬也○正義曰音義云鬨張胡弄切云鬬聲從門下者下降切義與巷同此字從門丁豆切與門不同丁又胡降切劉熙曰鬨構也構兵以鬬也說文云鬬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字亦作閧呂氏春秋慎行篇崔杼之子相與私閧高誘注云閧鬬也閧讀近鴻緩氣言之大雅召旻篇蟊賊內訌鄭箋云訌爭訟相陷人之言也義與鬨相近○注長上軍率也○正義曰音義本作率率與帥通監本毛本誤作師非也周禮夏官敘官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注云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旅旅

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鄉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賈氏疏云六軍之將還選六鄉中有武者爲軍將又別言六鄉之吏者據六鄉大夫及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中有武者今出軍之爵還遣在鄉所管之長爲軍吏也兼官者在鄉爲鄉官在軍爲軍吏若無武德不堪任爲軍吏者則衆屬他軍吏身不得爲軍吏此穆公以小國一軍所云長上蓋合指軍師旅卒兩伍等帥而言故有三十三人之多趙氏但舉軍帥以例其餘也若以一軍言之僅有一帥矣以此時之軍吏即平時之鄉官故凶年饑歲有救民之責宜上告也雖臨時選擇有兼官有不爲軍吏不必皆所屬之鄉官而有司平日不能愛民不必所屬而皆疾視不救其情勢有然矣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

注 言往者遭凶年之阨

民困如是有司諸臣無告白於君有以振救之是上驕慢以殘賊其下也疏注有司至下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贊能篇云敢以告于先君高誘注云告白也白乃明顯之義民間困苦達之于君使之明顯不使壅於上聞故以白釋告也戰國策泰策云王兵勝而不驕高誘注云驕慢也呂氏春秋期賢篇云吾安敢驕之高誘注云驕慢之也說文歺部云殘賊也故以驕釋慢以賊釋殘賊之言害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注曾子有言上所出善惡之命下終反之不可不戒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注尤過也孟子言百姓乃今得反報諸臣不哀矜耳君無過責之也疏注尤過也○正義曰毛詩鄘風許人尤之傳云尤過也爾雅釋言作鄘古字通襄公十五年左傳云尤其室注云尤尤責過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

上死其長矣【注】君行仁恩憂民困窮則民化而親其上死其長矣【疏】君行至長矣○正義曰夫民今而後得反之謂出命而惡以惡反之也行仁政斯民親上死長謂出命而善以善反之也故前趙氏兼善惡之命言之憂民窮困則是哀矜不哀矜即是不行仁政注亦互明之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穆公行仁政見於賈誼新書有云鄒穆公有食鳧鴈者必以粃毋得以粟于是倉無粃而求易于民二石粟得一石粃吏以為費請以粟食鴈公曰粟人之上食也奈何以養鳥也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中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子粟乎粟在倉與在民與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之與公家為一體也又新序稱穆公食不重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能輕齊楚不能脅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日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嚮方而道哭據其言與孟子所謂上慢而殘下者迥異豈壅於上聞罪因專在有司而孟子一言悟主乃側身修行發政施仁以致此歟

章指言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乎己害及其身如影響自然也【疏】如影響自然也○正義曰管子心術篇云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語亦見任法篇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云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又說符篇云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董子繁露保位權云有聲必有響有形必有影聲出於內響報於外形立於上影報於下賈子新書大政篇云君鄉善於此則佚佚然協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寫形也君為惡於此則啍啍然協民皆為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漢書天文志云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自然之符也論衡寒溫篇云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招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龍致雨雨應龍而來影應形而去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注】文公言我居齊楚之間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疏】注非其所

事○正義曰言非其所當事也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注】孟子以二大國之君皆不由禮我不能知誰可事者也不得已有一謀焉惟施德義以養民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可為矣【疏】無已○正義曰管子大匡篇云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又戒篇云勿已朋其可乎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勿已即無已史記魯仲連說燕將曰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亡意即無已

章指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注】齊人

并得薛築其城以偪於滕故文公恐也【疏】注齊人至恐也○正義曰杜預春秋釋例世族譜云薛國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爲薛侯齊桓霸諸侯黜爲伯獻公始與魯同盟小國無記世不可知亦不知爲誰所滅按孟子言齊人築薛則薛已屬齊故以爲齊人所并按趙氏有所據今不詳耳江氏永羣經補義云齊威王以薛封田嬰爲靖郭君齊人將築薛其時薛已滅也史記正義薛故城在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與滕切近是也閻氏若璩釋地依田齊世家孟嘗君傳謂湣王三年庚子封田嬰於薛今考戰國策齊策靖郭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齊貌辨見宣王曰靖郭君曰薛受於先王且先王之廟在薛此云先王謂威王也又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高誘注云齊威王子宣王也又孟嘗君在薛齊王制其顏色高誘注云齊宣王也威王之子淮南子人間訓云唐子短陳騈子於齊威王威王欲殺之陳騈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然則田嬰封於薛在威王時無

疑此築薛即田氏築之孟子於薛薛饒兼金七十鎰亦田氏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國策靖郭君將城薛客多陳戒謁者勿通後有諫者曰君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無益也乃輟城薛薛本有城靖郭君欲更築而崇隆之故諫者甚多而客言如是滕文公言齊人將築薛築即築斯城也之築曰將則固其初議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注】大王非好岐山之下擇而居之迫不得已困於强暴故避之【疏】居邠居○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唐書言邠州故作豳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故改爲邠今惟孟子書用邠字字蓋唐以後傳錄之變也翟氏灝考異云說文邠字下云周大王國重文作豳是邠實古字漢書匡衡傳疏大王躬仁邠國貴恕已用之顏師古注云邠即今豳州師古尚在開元前得云傳錄變乎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邠周大王國在右扶風美陽从邑分聲豳美陽亭即豳也民俗以夜市有豳山从山从豩闕按

此二篆說解可疑豳者公劉之國史記云慶節所國非大王國疑一漢地理志毛詩箋郡國志皆云豳在右扶風栒邑不在美陽疑二地理郡國二志皆云栒邑有豳鄉徐廣曰新平漆縣之東北有豳亭疑三從山豩聲非有闕也而云从豩闕疑四假令許果以豳合邠當云或邠字而不言及疑五蓋古地名作邠山名作豳而地名因於山名同音通用如郊岐之比不是以周禮籥章經文作豳注作邠漢人於地名用邠不用豳經典多作豳惟孟子作邠唐開元十三年始改豳州爲邠州見通典元和郡縣志郭忠恕云因如豳而易訛也按顧氏謂孟子多近今字於豳之作邠外又舉强之作彊知之作智辟之作避女之作汝說之作悅說文虫部云强蚚也蚚强也是强爲蟲名弓部彊有力也與强字異其力部云勥迫也從力强聲重文作勥云古文從彊然則彊而後可之彊當作勥孟子作彊彊爲勥之省勥省作彊猶勥省作强也說文矢部云知詞也曰部云𥏼識詞也智乃𥏼省禮智智小解作智識者皆宜作智他書作知者通用也說文辵部云避回也卩部云辟法也從卩從辛節制其罪也然則辟爲刑辟之辟大王避狄之避正宜作避他書也

作倴者省文也說文汝爲水名女爲婦人名其爲爾汝之汝本屬假借書盤庚格汝衆康誥汝爲小子亦作汝則女之爲汝不特孟子也悅字說文所無言部之說爲詞說之說而爾雅釋詁云悅樂也亦從心孟子諸字皆非近今字也顧氏失之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注】誠能爲善雖失其地後世乃可有王者若周家也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注】君子造業垂統貴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有成功成功乃天助之也君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彊爲善法以遺後世也【疏】注君子至世也○正義曰說文云刱造法刱業也從井刅聲讀若創蓋創之義爲懲艾經典多借創爲刱故此經作創趙氏以造釋之國語周語云以創制天下注云創造也亦刱作創矣說文云繼續也故以續釋繼毛本

經作彊注作强石經經作强宋本經亦作强孫氏顯考異云注文以平聲讀則爲有力之彊按爾雅釋詁云彊勤也淮南子修務訓云功可彊成高誘注云彊勉也自彊爲善法卽自勉爲善法也

章指言君子之道正已任天强暴之來非已所招謂窮則獨善其身者也**疏**正已任天○正義曰古本作在天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注**問免難全國於孟子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注**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也**疏**注皮狐至貨也○正義曰毛詩豳風七月篇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傳云于貉謂取貉貉皮狐狸狐狸皮也狐貉之厚以居是狐貉爲幽地所有故趙氏以皮

為狐狢之皮也周禮太宰九貢有幣貢鄭氏注云幣貢玉馬皮皮帛也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然則皮馬玉帛皆通名為幣乃此皮幣對輿下別言犬馬珠玉則幣非統名故以帛繒釋之說文云幣帛也戰國策齊策云請具車馬皮幣高誘注云幣束帛也淮南子時則訓云用圭璧更皮幣高誘注云幣謂元纁束帛也儀禮士昏禮記云皮皮帛必可制注云皮帛儷皮束帛也此皮帛即皮幣秦策云約車并幣高誘注云幣貨也故趙氏釋幣為繒帛之貨說文云繒帛也帛繒也大宗伯云孤執皮帛注云帛如今璧色繒也是繒帛一物毛詩七月篇云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揚為公子裳傳云元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元衣纁裳然則元纁束帛亦邠地所有矣

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注 屬會也

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也會長老告之如此而去之

踰梁至居焉。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雍州有二梁山一在今韓城郃陽兩縣境書治梁及岐詩奕奕梁山春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也皆是於孟子之梁山無涉孟子梁山則在今乾州西北五里其山横而長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太王當日必踰此山然後可遠狄患營都邑改國曰周。注屬會至去之。正義曰伏生尚書大傳略說云狄人將攻大王亶父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每與之至無而攻不止大王贅其耆老而問之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欲君之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者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也遂策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國人之束修奔走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翟氏灝考異云按桑柔詩具贅卒荒傳訓贅爲屬疏云謂繫綴而屬之故書大傳述爲贅其耆老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

文贅最也隱元年公羊傳會猶最也何休注云最聚也漢書武帝紀毋贅聚如淳注云贅會也會最聚並同義說苑奉使篇梁王贅其群臣即屬其群臣也又云孟子曰大王屬其耆老書傳曰贅其耆老是贅爲屬也襄十六年公羊傳注云贅繫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婿爲贅婿矣劉熙釋名說贅肬之義云贅屬也横生一肉屬着體也並事異而義同然則趙氏以會釋屬正以贅釋屬也經上言土地下言養人土地何以能養人以其能生五穀供人飯食故趙氏申言之列子說符篇牛缺謂盜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鹽鐵論刑德章云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然則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蓋古有此語不必專指土地

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注言樂隨大王如歸趨於市若將有得也

疏注言樂至得也○正義曰史記孟嘗君傳云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淮南子氾論訓云故終身而無所定趨俶眞訓云若周眞而趨高誘注並云趨歸也歸市即趨市故趙氏以趨釋歸凡赴市者以所有易所無交易而退各有所

得日用之需皇皇求利故樂趨之邠人樂隨大王而趨故云若將有所得也孟子所述亦見莊子讓王篇云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呂氏春秋審爲篇淮南子道應訓俱錄莊子之文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所以養者土地也所養者謂民人也連結也民相與結檐隨之衆多復成爲國也莊與孟小異而事略同史記劉敬傳說高帝云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馬箠即策所謂來朝走馬也毛詩大雅緜篇傳云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孔氏正義云皆孟子對滕文公之辭也唯彼云太王居豳此因古公

之下節云處幽爲異耳莊子與呂氏春秋書傳略說
與此大意皆同此言不得免焉略說云每與之不止
呂氏春秋言不受異人別說故不同耳此言犬馬略
說言菽粟明國之所有莫不與之故鄭於稷起及易
注皆云事之以牛羊明當時亦有之史記周本紀云
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
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與之已復攻欲得地與
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利之今戎狄所
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
以我故戰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屬遂
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
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
說苑至仁篇云大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其百姓故
事勳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曰
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
養人也不以所以養人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
岐山之下豳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吳越春秋
太伯傳云古公亶甫修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義爲
狄人所慕薰鬻戎姤而伐之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
其伐不止事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古

公問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養害所養國所以亡也而爲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曰彼君與我何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攜幼揭釜甑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趙注交鄰章云獯鬻北狄强者今匈奴也大王去邠避獯鬻此章狄人無注是獯鬻即狄也吳越春秋似狄與獯鬻爲二種按吳越春秋後漢趙氏所撰春秋刺取史記說苑等書爲之其書視諸說最後而獯鬻狄之說前此無之未足爲據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注 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己身所能專爲至死不可去也欲令文公擇此二者惟所行也

疏 注非己至夫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身我也趙氏注盡心篇楊子取爲我云爲我爲己也是身己我三字轉注也呂氏春秋貴生篇云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高誘注云爲作也專爲猶擅爲作

者自我作之不繼述也中本有專擅之義故以專釋爲也淮南子主術訓云以效其功又云所以效善也高誘注皆云效致也戰國策西周齊秦諸策高誘注皆云效致也致卽至故以致釋效

章指言太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曰擇而處之也

疏太王至之也○正義曰毛詩大雅緜正義云曲禮下曰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諸侯爲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太王皆避難遷徙者禮之所言謂國正法公劉太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立權公羊傳云權者反經合義權者稱也稱其輕重度其利害而爲之太王爲狄人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棄戎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雖於禮爲非而其義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按梁惠王上下篇至此二十二章皆對時君言而結之以君請擇於斯二者趙氏以權解之是也權之義孟子自申明之聖人通變神化之用必要歸於巽之行權請擇者行權之要也孟子深於易七篇之作

所以發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道疏述文王周公
孔子之言端在于此儒者未達其指猶沾沾於井田
封建而不知變通
豈知孟子者哉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
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注】平謚也
嬖人愛幸小人也【疏】注平謚至人也○正義曰史記
魯世家云悼公之時三桓勝魯
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三十七年悼公卒子嘉立是
爲元公元公一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爲穆公穆公三
十三年卒子奮立是爲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子屯
立是爲康公康公九年卒子匽立是爲景公景公二
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爲平公是時六國皆稱王二十
二年平公卒漢書律歷志魯平公名旅與史記異周
書謚法解云治而無眚曰平執事有制曰平布綱治
紀曰平說文女部云嬖便嬖愛也隱公三年左傳公
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注云嬖親幸也此嬖人指妃妾
之寵愛者禮記緇衣云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

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注云嬖御人愛妾也嬖御士愛臣也然則男女之賤而得幸者通稱嬖人使記有佞幸列傳云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閎孺此兩人非有才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嬖人臧倉籍孺閎孺之類也　公曰將見孟子【注】平公敬孟子有德不敢請召將往就見之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注】匹夫一夫也臧倉言君何爲輕千乘而先匹夫乎以爲孟子賢故也賢者當行禮義而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君無見也公曰諾【注】諾止不出【疏】注諾止不出○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諾膺也宣公十五年公羊傳注云諾者受語辭臧倉云君無見焉戒止平公之出見孟子也平公諾之即受其

無見之言故以止不出解之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注樂正姓子通稱孟子弟子也爲魯臣問公何爲不便見孟軻疏注樂正至孟軻○正義曰禮記王制云樂正崇四術注云樂正樂官之長樂正蓋以官爲氏者有魯人曾子弟子有樂正子春是也論語學而篇子曰集解引馬注云子者男子之通稱也白虎通云子者丈夫之通稱也云不便見孟軻也便猶利也利猶快也謂其遲滯不卽見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注公言以此故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注樂正子曰君所謂踰者前者以士禮後者以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也疏注禮士至五鼎○正義曰儀禮士虞禮云陳三鼎於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鼏是士用三鼎

也少牢饋食禮云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是大夫用五鼎也禮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孔氏正義云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特牲三鼎牲鼎一魚鼎二腊鼎三楊復儀禮旁通鼎數圖云三鼎特豕而以魚腊配之也羊豕曰少牢凡五鼎皆用羊豕而以魚腊配之少牢五鼎大夫之常事又有殺禮而用三鼎者如有司徹乃升羊豕魚三鼎腊爲庶羞膚從豕去腊膚二鼎陳於門外如初以其繹祭殺於正祭故用少牢而鼎三也又士禮特牲三鼎有以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者如既夕遣奠陳鼎五於門外是也桓二年公羊傳注云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徐氏疏云春秋說文士冠禮士喪禮皆一鼎者士冠士喪略於正祭故也

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

注 公曰不謂鼎數也以其棺槨衣衾之美惡

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注 樂正子曰此非薄父厚母令母喪踰父也喪父時爲士喪母時爲大夫

大夫祿重於士故使然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注】克樂正子名也果能也曰克告君以孟子之賢君將欲來臧倉者沮君故君不能來也【疏】君為來見也○正義曰禮記檀弓注云為猶行也君為來見猶云君行來見也今人稱事之將然者每云行將毛詩傳多以行訓將廣雅釋詁云將欲也是將欲為三字轉注互訓君為來即君行將來君行將來即君將欲來故趙氏以將欲釋為字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為猶將也趙氏注君將欲來是也史記盧綰傳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言高后將欲置酒見之會高后崩不得見也衛將軍驃騎傳曰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言始將出定襄後更出代郡也○沮君○正義曰音義出沮字云本亦作阻按毛詩巧言篇亂庶遄沮

傳云沮止也呂氏春秋至忠篇人不知不爲沮高誘注云沮止也又知士篇云故非之弗爲阻高誘注亦云阻止也是沮阻同訓止其字可通也○注果能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果能也見西征賦注孟子梁惠王篇君是以不果來也離婁篇果有以異於人乎趙氏注並云果能也晉語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韋昭注云果克也克亦能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注**尼止也孟子之意以爲魯侯欲行天使之矣及其欲止天令嬖人止之耳行止天意非人所能爲也如使吾見魯侯冀得行道天欲使濟斯民也故曰吾之不遭遇魯侯乃天所爲也臧倉小人何能使我不遇哉**疏**注尼止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音義云尼女乙切丁本作昵云居字按呂氏

春秋愼人篇云胼胝不居高誘注云居止也義亦同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顏元孫干祿字書平聲有𡰥尼二字注云上俗下正疑𡰥是𡰥之譌○注吾之不遭遇魯侯○正義曰呂氏春秋長攻篇云必有其遇注云遇猶遭也說文辵部云遭遇也遭遇二字轉注

章指言讒邪構賢賢者歸天不尤人也疏讒邪構賢○正義曰漢書劉向上封事云讒邪進則衆賢退周氏廣業逸文考云劉峻辨命篇云孟子興困臧倉之訴李師政辨惑論云孟軻干魯不憾臧倉之蔽夫孟子既非干魯亦何嘗爲臧倉所困哉按治平之要歸之於權出處之命歸之於天此梁惠王一篇之大旨亦即七篇之大旨也

孟子正義卷五終

姪廷琮翢校字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卷第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注 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猶論語子路問政故以題篇 疏 注公孫至題篇○正義曰魯公孫茲父爲東門氏公孫嬰齊爲叔氏鄭公孫舍之爲罕氏公孫申爲孔氏公孫黑公孫夏爲駟氏公孫僑爲國氏公孫蠆爲游氏此如公子王子之稱非氏也齊有公孫氏未知所出董子繁露云公孫之養氣曰禮義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怒則氣高喜則氣衰憂則氣狂懼則氣懾凡此皆氣之害陶淵明聖賢羣輔錄八儒篇云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

爲厲辭比事之偽說者謂即公孫丑樂正克趙氏謂丑有政事之才未詳所出齊乘人物篇云公孫丑滕州北公村有墓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注夫子謂孟子許猶興也如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而可以行道管夷吾晏嬰之功寧可復興乎疏注許猶興也○正義曰毛詩大雅昭茲來許傳云許進也興亦進義故以興釋許○注當仕路於齊○正義曰文選阮嗣宗詠懷詩注引晉綦毋邃孟子注云當路當仕路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注誠實也子實齊人也但知二子而已豈復知王者之佐乎疏注誠實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論威篇云此之謂至威之誠淮南子主術訓云抱德推誠高誘注並云誠實也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

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注】曾西曾子之孫蹵然猶蹵踖也先子曾子也子路在四友故曾子畏敬之曾西不敢比【疏】注曾西至敢比○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則是曾西即曾申爲曾子之子非孫也其以申字西者或以申枝爲西方之辰如春秋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可驗江氏永羣經補義云曾西即曾申曾子之子非曾子之孫稱先子者謂父非謂祖父也閻氏若璩釋地亦同周氏柄中辨正云曾子二子元申見禮記檀弓而大戴禮云曾子疾病曾元持首曾華抱足華即申之字也申既字華不當又字子西曲禮孔疏亦以曾西爲曾子之孫疑趙注爲是趙氏佑溫故錄云以楚鬬宜申字子西公子申字子西例之申西止爲一人名字近是但必謂曾西是曾子子非孫則未見其確何者第言曾元養曾子檀弓所記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於足者安見其非子孫並侍曾子以老壽終自宜有孫也翟氏

灝四書考異云禮記曲禮注引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時稱曾申爲曾子也史記吳起事曾子其曾子亦是曾申記述曾子語獨多未必皆子與子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訓踧踖畏敬也論語鄉黨篇踧踖如也馬融注云踧踖恭敬之貌孟子公孫丑篇曾西蹵然趙氏注云蹵然猶蹵踖也踖蹵並與踧同伏生尚書大傳云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大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注**艴然慍怒色也何曾猶何乃也**疏**注艴然至乃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艴字注引論語色艴如也今本作勃玉篇廣韻類篇艴字並音勃集韻類篇引廣雅艴艴色也艴與㶿同几人敬則色變若論語色勃如是也怒則色變若孟子

曾西艴然不悅王勃然變乎色是也說文孛字注又引論語色孛如也秦策云秦王悖然而怒楚策云王怫然作色淮南子道應訓云佽非瞋目敎然並字異而義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曾之言乃也詩曾是不意曾是在位曾是在服曾是莫聽論語曾是以爲孝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孟子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皆訓爲乃按爾雅釋詁云仍乃也仍從乃聲乃聲古與仍同與曾爲雙聲故曾乃義同

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注】曾西者或人言管仲得遇桓公使之專國政如彼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烈卑陋如彼謂不帥齊桓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言卑也重言何曾比我恥見比之甚也【疏】注得遇桓公○正義曰莊子大宗師注云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淮南子精神訓云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高誘注云遇得

也易小過彖過遇之注云過而得之謂之遇故趙氏以遇釋得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注孟子心狹曾西曾西尙不欲爲管仲而子爲我願之乎非丑之言小也疏曰管乎○正義曰四書辨疑云自子誠齊人也下連此節至之皆孟子言此處不當又有孟子發語之辭曰本衍字節無疑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此述古語既畢而更及今事也呂氏春秋驕恣篇李悝述楚莊王之言畢則云曰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文義與此同而子爲我願之者國語晉語云爲後世之見之也魯語云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韋昭注並云爲使也此爲字同之蓋謂子乃使我願之乎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爲猶謂也言子謂我願之也宣二年穀梁傳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公羊傳曰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是其證延琥云史記殷本紀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按爲之紂即謂之紂也亦爲謂可通之證○注孟子心狹曾西○正義曰說文阜部云陜隘也陜與狹同文

選東京賦云狹三王之趢趗薛綜注云狹謂陋也狹隘節小故云非丑之言小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 注 丑曰管仲輔桓公以霸道晏子相景公以顯名二子如此尙不可以爲邪 疏 晏子以其君顯○正義曰馬氏驌繹史云晏平仲之在齊也歷事三君皆暗主也崔慶既亡陳氏得政所際之時則季世也君方莊公之弑晏子伏尸成禮大宮之歃舍命不渝是可謂仁者之勇矣景公嗣位若能委權任用承霸國之餘烈晉失諸侯齊國之興日可俟也乃景公固非能大有爲之君也所能任者梁邱據裔款之流所好者宮室臺榭之崇聲色狗馬之玩嬰也隨事補救以諷諫匡君心者朝夕不怠危行言孫故能身處亂世顯名諸侯而齊國賴之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注 孟子言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也 疏 由反手也○正義曰音義

云由義當作猶古字借用耳按趙氏以若字釋由字則由讀爲猶矣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注】丑曰如是言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尚不能及身而王何謂王易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爲法邪【疏】今言王若易然○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或疑然屬下文後文今時則易然也知此然字必不當屬下按趙氏云何謂王易然也斷然字句甚明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注】武丁高宗也孟子言文王之時難爲功故言何可當也從湯以

下賢聖之君六七作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言易也【疏】注武丁高宗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是武丁爲高宗也○注孟子至當也○正義曰此當字與下當今之時當字相應趙氏注下是以難也云文王當此時故難也與此注互明近通解謂文王之德何可敵也與趙氏異○注從湯至等也○正義曰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之弟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帝太甲稱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沃丁崩弟太庚立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崩子帝仲丁立帝仲丁崩弟外壬立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殷復衰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殷復興祖乙崩子帝祖辛立帝祖辛崩弟沃甲立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殷衰帝陽

甲崩弟盤庚立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殷道復興
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帝小辛崩弟小乙立帝
小乙崩子帝武丁立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然自湯興以來若太甲若太戊若祖乙若盤庚若武
丁皆當殷衰而復興之君其六人尚書序湯武丁之
間太甲沃丁太戊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七君皆有
所紀述則六七作者或離湯武丁卽指其間之六七
君乃史記稱河亶甲時殷復衰則不得與于賢聖之
君矣而趙氏僅數太甲太戊盤庚以太甲盤庚尚詳
之而太戊爲中宗見稱于無逸亦明有可徵故略舉
此耳趙氏佑溫故錄云注謂自湯以下太甲太戊盤
庚等脫去祖乙然以四君連湯武丁亦止六而非七
豈孟子七字虛設邪竊以書無逸明言及高宗及祖
甲祖甲爲武丁後一代賢君自史記以爲帝甲淫亂
殷復衰蓋因國語帝甲亂之五世而隕之文于是二
孔皆以太甲當祖甲鄭氏注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
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爲不義逃之民
間故曰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以經証史亦可見殷紀
之疏是六七作宜兼數祖甲或曰然則孟子何以獨
言伯湯至于武丁紂之去武丁皆不及祖甲曰子統

於父也祖甲即武丁子且其兄亦賢兩世皆承武丁之烈則以武丁統之可矣惟由武丁歷祖甲皆能以賢嗣賢享年又長有深仁厚澤以綿殷道故益見其久而難變不然僅至武丁而止則紂之去武丁中間更無接續相越且百年亦不得言未久也按此說是也六七非約略之辭湯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六作及祖甲則七作不直云七作六作連云六七作正以祖甲在武丁後故如此屬文也馬融無逸注云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之民間此是也惟祖庚不甚賢祖甲賢故武丁欲廢長立少鄭氏注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豈武丁而有此鄭注已殘當是傳寫者有缺誤不然則鄭不及馬若祖庚亦賢則是賢聖之君不止六七惟祖庚不甚賢不能承武丁之化祖甲復振興之與太戊祖乙盤庚武丁同乃爲六七作也呂氏春秋義賞篇高誘注云興作也周禮舞師注云興猶作也故以興釋作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

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注】紂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久乃亡也微仲膠鬲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文王當此時故難也【疏】紂之去武丁未久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帝甲崩子帝廩辛立帝廩辛崩弟庚丁立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武乙無道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爲之紂蓋武丁之後祖甲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故高宗嘉靖殷邦之化雖歷武乙之無道餘化猶存今文尚書高宗饗國百年漢書五行志及劉向杜欽二傳王充論衡無形異虛二篇皆本今文則以高宗百年加以祖甲三十三年百餘年深仁厚澤其下歷五世至紂無道固云或十年或七八年

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此即指廩辛庚丁武乙文丁帝乙而言故孟子言求久晉人僞作竹書紀年謂武乙三十五年文丁十三年顯與無逸相悖是不足議也○其故至存者○正義曰故家勳舊世家謂臣也遺俗敦龐善俗謂民也流風之播恩澤之政謂君上也尚書微子篇云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馬融注云非但小人學爲姦宄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鄭氏注云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又云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按卿士爲非君臣相奪則故家不存矣小民姦宄竊攘以容則遺俗無存矣顧氏炎武日知錄云自古國家承平日久法制廢弛而上之令不能行於下未有不亡者也紂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謂不盡然紂之爲君沉湎於酒而逞一時之威至於剖孕斮脛蓋齊文宣之比耳商之衰也久矣一變而盤庚之書則卿大夫不從君令再變而微子之書則小民不畏國法至於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可謂民玩其上而威

刑不立者矣卽以中主守之猶不能保而況以紂之狂酗昏虐又祖伊奔告而不省乎文宣之惡未必滅於紂而齊以强高緯之惡未必甚於文宣而齊以亡者文宣承神武之餘紀綱粗立而又有楊愔輩爲之佐主昏於上而政淸於下也至高緯而國法蕩然矣故宇文得而取之按小民草竊至于盜犧牷牲而容之不問此遺俗之所以不存而姦民無忌畏矣酒誥云在昔殷先哲王自成湯咸至於帝乙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周績之詩序義云由我化物則謂之風上不崇飲則下不湎酒此遺風之善也自紂酣身荒腆于酒于是庶羣自酒至康誥尙諄諄以羣飲民湎于酒爲戒此流風不存而愚民無懲戒矣至於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盈鉅橋之粟則祖宗之善政乃無存而良民皆盡盡矣云猶有存者文王時尙未盡喪也故家與國同休戚與民相係屬故盤庚遷殷民因在位之言不樂從盤庚必再三告誡反復於乃祖乃父以馴服其心然則故家存則君有所顧忌不卽妄作民有所係屬不卽離心於盤庚之誥正

見陽甲時亂雖九世而故家大臣尚存故盤庚藉其
而興此孟子所以以故家之存冠乎遺俗流風善政
之首也○又有至相之○正義曰微子箕子比干孔
子偁三仁其賢可知微仲膠鬲非孔子所稱故趙特
表云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呂氏春秋當務篇
云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仲衍其次
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紂之母生微子啟與仲衍也其
時尚猶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史記宋微子世家云
微子故能仁賢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是皆
以微仲爲微子弟唯鄭氏注禮記檀弓舍其孫腯而
立衍云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似是以衍爲
微子適子之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微蠡內國名微
子既國於此其長子應曰微伯早卒有子名腯次子
曰微仲名衍即後國於宋者以周禮適子死立適孫
次子不得干焉微子則從其故殷之禮舍己之長子
之子腯而立己大子衍故微仲實微子之第二子非
其弟也此與子服伯子引以況公儀仲子者腯合其
證一班固古今人表於微子下注云紂兄宋微仲下
注云啟子其證二啟既殷帝乙之元子衍果屬次子
王畿千里豈少間土斷無兄弟並封一國之理其證

三則知微仲也者子襄父氏上有伯伯兄字降而次氏
者胙之土而命之氏字者五十以伯仲之字也顧氏
炎武日知錄云微子之於周但受國而不受爵受國
所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所以示不臣之節故終身
稱微子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然繼宋非繼
微也而稱微仲者猶微子之心也至于衍之子稽則
遠矣於是始稱宋公後之經生不知此義而抱器之
臣倒戈之士接跡於天下矣毛氏奇齡經問云檀弓
所謂舍孫腯而立衍者固是微仲然是微子之弟非
微子子也其云舍孫立衍者謂微子之子死不立孫
腯而立衍微仲也自鄭氏注禮記遂有疑衍是庶子
為適子之弟者此終是誤解考殷代傳弟之法先傳
及而後傳世及者兄終弟及如微子傳弟衍是也世
者父子相繼謂傳弟之後弟即傳己子而不傳兄子
兄孫如微仲傳己子稽而不傳微子之孫腯是也此
是殷法至微仲傳子宋公稽後始不稱微而稱宋始
遵周法若微仲是微子之子則微子舍適立庶非殷
法亦非周法于禮家何取焉且微子之子不得稱微
伯與微仲也微是畿內國名紂以封其兄而其後武
王伐紂仍使居微故仲以微君介弟稱為微仲猶季

札以吳君之弟稱吳季也若微子之子則長世子次公子也雖蔡叔之子亦稱蔡仲然彼仍封於蔡故仍以蔡名微子之子未嘗再封微也即周初立國尚有襲殷遺法傳弟者魯伯禽之子考公傳弟煬公是也然斷無魯公之子稱魯伯魯仲者此必見衛世家康叔之子即名康伯謂國號何襲稱而作系本世記及古史考諸書者遂偽造此名不知康叔國號康伯者謚也且孟子稱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同時並稱且稱為賢人又稱相與輔相之又稱久而後失則直是商辛老臣何微子之子之有又辨日知錄云微子存國抱器是實若封微又封宋則直受爵矣微商畿內國號商所封也至武王伐紂微子持祭器造于軍門史稱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則在周己仍封微矣至成王戮武庚封微子於宋則初以武庚繢殷祀微子不過具臣備子爵耳至是改封宋為公承殷祀以守三恪則既為周臣復為周賓詩稱侯服于周祼將于京者其始終臣周之心極其明白若共終身稱微子而不稱宋公康叔初封康亦畿內國也及成王封康叔于衛則衛侯矣然而尚書春秋傳皆稱康誥不稱衛誥叔亦終其身稱康叔不稱衛侯

豈康叔受國不受爵邪抑亦倒戈之士有不臣之心邪然則弟衍稱微仲則衍未嘗封微也何也周有同封而同稱者號仲號叔是也仲叔皆封號而兩分其地遂以並稱微仲不同封也有先後立國而亦同稱者矣吳太伯吳仲雍是也太伯仲雍先後君吳國而亦以並稱微仲同宋國未嘗同微國也然而稱微仲者其稱微則以國君介弟原得稱兄之國號以為號春秋書稱吳季是也其稱仲則以既為國君仍得稱己之字以為字詩序美秦仲是也皆史例也周氏柄中辨正云檀弓鄭注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也殷禮也北齊刁柔云然則殷適子死立適子之母弟按詩大明疏引刁柔鄭康成書序注云紂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衍後立為后生受德是鄭本以衍為微子之弟非謂立適子之弟也刁柔誤解鄭注不可為據膠鬲之事見於呂氏春秋者二一誠廉篇云武王即位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其一貴因篇云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朅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

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國語晉語云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注云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爲之作禍其功同也膠鬲殷賢臣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也韓非子喻老篇云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音義出輔相二字云丁作押音甲廣雅云輔也義與夾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云挾押持也古通作夾押挾聲相近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注　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貴之勢鎡基田器耒耜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

疏　注鎡基至之屬○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器鎡錤鉏也鉏之言除也說文鉏立薅所也又云所齊謂

之茲其衆經音義引倉頡篇云鉏茲其也孟子雖有
鎡基不如待時漢書樊酈滕灌傅靳周傳贊作茲其
周官薙氏注作茲其月令注作鎡錤並字異而義同
程氏瑤田通藝錄茲其折古義云考工車人之事半矩
之宣倨句謂之宣宣之爲物未知其審也又判其宣爲
半宣以加於半矩之宣其倨句謂之欘欘之爲物鉏
屬也鄭注云欘斸也斸斤引爾雅句欘謂之定爾雅字作
斪斸說文欘斫也齊謂之鎡錤按說文有欘字又有
斸字並訓斫斫訓擊吾於欘從木當爲鉏斸從斤則一
斤屬一以起土用器之句而斫之者也故曰鎡錤一
以攻木今木工斧斲之後木已粗平然後用澗斤向
懷句斫之俗呼錛子二者同名異實然皆擊而用之
故同訓斫也蓋曰欘曰斲皆言其器之爲曲體無論
治川攻木並向懷而斫斲之其倨句之度則皆一宜
有半元人王楨農書載三器一曰鎛耨別名也艮耜
詩曰其鎛斯趙以薅荼蓼釋名鎛迫也迫地去草也
二曰耨除草器呂氏春秋曰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
六寸所以間稼也三曰耰鉏古云斪斸一名定耰爲
鉏柄也齊民要術曰其刃如半月比木壚稍狹上有
短鋻以受鉏鉤鉤如攜項下帶深袴皆以鐵爲之以

受耒柄鉤長二尺五寸柄亦如之上三事皆鉏屬倨句形之己句者而有淺深之殊又云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瑤田謹謂注內外二字誤解其內六尺有六寸七字連讀爲一句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十二字連讀爲一句內謂本體之實數耒木三折之六尺有六寸也外謂空中之虛數所弦中步之六尺也此持表弦之之法以示人謂欲据其內之六尺有六寸而弦之其法當如何只須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如是以弦之則得其弦之數爲六尺以與步相中也後鄭注庛讀爲棘刺之刺刺耒下前曲接耜則耜爲耒頭金上有銎以貫耒末庛即耒末之木以納於耜銎者先鄭以庛爲耜之異文謂耒下歧耒下歧者後鄭耜廣五寸注所謂今之耜岐頭兩金也今指庛爲木材故宜與耜金材異也程氏所說鎡基耒耜分別精詳趙氏以耜田器故以相既耳○注待時三農時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注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元謂三農原隰及平地三農時謂此原隰平地之農所

種九穀名有其時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注】三代之盛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土民人已足矣不更辟土聚民也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室屋相望而衆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疏】注不更辟土聚民也○正義曰說文云改更也此經言地不改辟即是地不更辟民不改聚即是民不更聚故趙氏以更釋改○注雞鳴至多也○正義曰莊子胠篋篇云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翟氏灝考異云此必時俗語故老子亦云樂其俗安其居鄰里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百家之書凡非孟子後時而其辭有同者如挾山超海杯水車薪絕長補短過化存神之類均當持此論觀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

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

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

郵而傳命【注】言王政不興久矣民患虐政甚矣若飢者食易爲美渴者飲易爲甘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疏】注言王至甚矣○正義曰作興也故以不興釋不作淮南子氾論訓云禮大者節疏高誘注云疏長也長與久同義故以久釋疏說文云顇顦顇也顦顇與憔悴古字通楚辭離世篇云身憔悴而考旦王逸注云憔悴憂貌也憂與患同義故以患釋憔悴○注疾於置郵傳書命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速疾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顏師古漢書注云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之驛騎字書曰馬遞曰置步遞曰郵馬遞指駕車之馬非徒馬也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毛晃禮部增韻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烏孫傳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即今之驛也黄霸傳郵亭鄉官師古曰行

書舍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引孟子為證此解
置郵甚明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郵置驛也方言驛
傳也郭璞注云傳宣語也爾雅馹遽傳也注云皆傳
車驛馬之名玉篇云驛譯也三者皆取傳遞之義故
皆謂之驛郵置者說文郵竟上行書舍也驛置騎也
孟子速之於置郵而傳命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
言郵過也按經過與過失古不分平去故經過曰郵
過失亦曰郵按置郵傳三字同為傳遞之稱以其車
馬傳遞謂之置郵謂之驛其傳遞行書之舍亦卽謂
之置郵謂之驛自竟上行書之舍而傳亦卽傳遞所
行之書于舍止之處置郵卽傳命之名經文傳命二
字已足書中明置郵二字故趙氏於置郵二字不復解
置字郵本亦名傳而經文傳命之傳則言其傳遞故以
而字間之周禮春官典命注云命謂王遷秩羣臣之
書是書謂之命故以書釋命呂氏春秋上德篇云三
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
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
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為孟子引孔子言之
證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

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注】倒懸喻困苦也當今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之矣言今行之易也【疏】民之悅之○正義曰文選論盛孝章書注引孟子作民悅而歸之又馬汧督誄注作民悅之按李善注文選與李賢注後漢書每引孟子不與今本同當是唐人以意增損或據以爲別本非也陸機豪士賦序云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用孟子語以事爲才按趙氏自是事機文士亦不足爲孟子解矣

章指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是以呂望覯文王而陳王圖管晏雖勤猶爲曾西所羞也【疏】呂望覯文王而陳王圖○正義曰覯見也圖謀也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漢

書藝文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公孫丑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注】加猶居也丑問孟子如使夫子得居齊卿相之位行其道德雖用此臣位而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如是寧動心畏難自恐不能行否邪丑以此爲大道不易人當畏懼之不敢欲行也【疏】注加猶居也○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云雖愚者不加體焉高誘注云加猶止也呂氏春秋慎人篇云胼胝不居高誘注云居止也加居並有止義故轉注加亦猶居也說文云家居也家通嘉嘉桓公公羊左傳家父漢書古今人表作嘉父是也嘉亦通加詩行葦箋云以脾函爲加故謂之嘉是也加之猶居又家之假借也○注行其至君矣○正義曰大戴禮王言篇云道者所以明德也又

盛德篇云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賈誼新書道德篇云道者德之本也故經言行道趙氏以行其道德解之毛詩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傳云由用也趙氏斷雖由此三字爲句以此字指卿相之位故云用此臣位輔君行之行即行道也云不異於古霸王之君是解異爲同異之異公孫丑倒言之注順解之也近解不異謂雖從此而成霸王之業不足怪異與趙氏異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注孟子言禮四十強而仕我志氣已定不妄動心有所畏也疏注禮四十強而仕○正義曰四十曰強而仕禮記曲禮上篇文孔氏正義云強有二義一則四十不惑是智慮強一則氣力強也呂氏春秋知分篇云有所達則物弗能惑高誘注云惑動也然則強即不惑不惑即不動故引以釋不動心也惟智慮氣力未能堅強則有所疑惑疑惑則生畏懼故以動心爲畏難自恐也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凡人之動心與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時也枉道事人曲學阿世皆從此而始矣我四十不動心者不動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爲

也之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注】丑曰若此夫守志意堅勇過孟賁賁勇士也孟子勇於德【疏】注賁勇士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用衆篇云故以衆勇無畏乎孟賁矣田駢謂齊王曰孟賁庶乎患術而邊境弗患注云孟賁古之大勇士也必己篇云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虓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又況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高誘注云船人不知孟賁為勇士故也史記范雎列傳集解引許慎曰孟賁衛人史記袁盎傳索隱引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兕虎漢書東方朔傳注引尸子云人問孟賁生乎勇乎曰勇貴乎勇乎曰勇富乎勇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能而皆不足以易勇此其所以能攝三軍服猛獸之故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夫子過孟賁非借之贊不動心之難正以氣強之人心有捍護易於不動故勇者多桀傲自逞遺落一切此正與養勇養氣相接入○注孟子勇於德○正義曰音義引揚子曰

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曰是不難

告子先我不動心【注】孟子言是不難也告子之勇未四十而不動心矣曰不動心有道乎【注】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曰有【注】孟子欲為言之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橈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注】北宮姓黝名也人刺其飢膚不為橈卻刺其目目不轉精逃避之矣人拔一毛若見捶撻於市朝之中矣褐寬博獨夫被褐者嚴尊也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加已

己必惡聲報之言所養育勇氣如是【疏】注北宮至中矣○正義曰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孟子書有北宮黝北宮錡趙氏注以錡爲衛人而黝獨未詳亦可考否曰黝事固不可考然淮南子有云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高誘注北宮子齊人也孟子所謂北宮黝也誘生於漢世所見書籍尚多以黝爲齊人宜可信春秋之世衛亦有北宮氏世爲正卿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云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則齊亦有北宮氏也翟氏灝考異云韓非子顯學篇云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按韓非所稱漆雕之議上二語與此文同下二語與曾子謂子襄意似其漆雕爲北宮黝字歟抑子襄之出於漆雕氏也韓言儒分爲八有漆雕氏之儒漢志儒家有漆雕子十二篇其書久亡無能案驗矣春秋繁露度制篇云肌膚血氣之情也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肌懻也膚幕堅懻也故以肌釋膚音義云撓丁奴効切五經文字云枉橈之橈女絞反俗從手者撓擾之撓火刀反阮氏元挍勘記云閩監毛三本橈

作撓按音義出橈字作撓非也易大過棟橈釋文云曲折也成公二年左傳云師徒橈敗注云橈曲也曲猶屈也卻同却廣雅釋言云卻退也史記魯仲連鄒陽傳云勇士不却死而滅名索隱云却死猶避死也廣雅釋詁云逃避也畏其刺則必退却逃避黜不畏其刺是不因膚被刺而屈不因目被刺而避也橈卻逃避互明文選注引聲類云豪長毛也故以毛釋豪挫之訓爲摧素問五常政大論云其變振拉摧拔是挫亦拔也說文手部云撻鄉飲酒罰不敬撻其背遽古文撻周書遽以記之捶同箠司馬遷報任安書云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漢書吾邱壽王傳云民以耰鉏捶梃相撻擊捶本馬杖之名用以撻擊故撻亦謂之捶矣顧氏炎武日知錄云若撻之於市朝即書所言若撻於市古者朝無撻人之事市則有之周禮司市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又曰胥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禮記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兵器非可入朝之物奔喪哭辟市朝奔喪亦但過市無過朝之事也其謂之市朝者史記孟嘗君傳曰莫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索隱云言市之行列有如朝

位故曰市朝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市朝二字見論語者乃殺人陳尸尸之所左傳殺三郤皆尸諸朝董安于縊而死趙孟尸諸市是也見孟子者僅得一市字蓋古者撻人各有其所容有於市於市者則辱之極矣是以斷斷無撻之於朝者或曰市朝乃連類而及之文若躬稼本稷而亦稱禹三過不入本禹而亦稱稷以紂爲兄之子本指王子比干而亦及微子啟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本指杞梁之妻而亦及華周之妻皆因其一而並言其一古文體則有然者趙氏佑溫故錄云朝市雙言朝也市也朝市單言之朝也若撻之於市朝正是司市之朝耳古者朝之名通於上下冉子退朝周生烈云君之朝朝鄭康成云季氏朝則有司聽事之處言朝猶是公所朝矣今京城內外衙門多立堆撥設員役以備巡儆其所大者謂之官廳漢唐謂之街彈室○注褐寬至褐者○正義曰詩七月篇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箋云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是褐爲賤者所服上言褐寬博下言褐夫則褐寬博卽是衣褐之匹夫故云獨夫被褐者褐寬博蓋當時有此稱也老子云聖人被褐懷玉○注嚴尊至是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審應篇高誘注云嚴尊也禮記學記

云嚴師爲難注云嚴尊敬也廣雅釋詁云尊敬也尊嚴敬三字義同嚴字連諸侯謂可尊敬之諸侯黝心目中蔑視之無有可尊敬之諸侯故云無尊嚴諸侯可敬者也先以尊釋嚴又申言可敬謂無尊嚴即無可敬也惡聲猶惡言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集解引王肅云子路爲孔子侍衞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惡猶過也指斥過惡之言也至猶來也惡聲至即惡言來矣漢書外戚傳云爲致椁注云致謂累也又酷吏傳云致令辟爲郭注云致謂積累之也致至也積累加也是至亦有加義故云加已國語晉語云反使者注云反報也必反之是必報之也爾雅釋詁云育養也故以育釋養禮記中庸萬物育焉注云育生也長也養育勇氣即是生長勇氣養勇即是養氣但孟子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爲善養黝等之氣不以直養則不善也善在直其養所以不同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注孟子姓

舍名施發音也施施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舍豈能爲

必勝哉要不恐懼而已也以爲量敵少而進慮勝者

足勝乃會若此畏三軍之衆者耳非勇者也【疏】慮勝而後

會○正義曰詩大明篇會朝清明箋云會合也合兵

以清明詩又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箋云殷盛合其

兵衆陳于商郊之牧野此云慮勝而後會謂合兵也

○注孟姓至曰舍○正義曰闕氏若璩釋地又續云

原趙氏之意以古人二字名無單稱一字者今曰舍

則舍其名也古未見有複姓孟施者則孟其姓也遂

以發音當施字不知發聲在首如吳曰句吳越曰於

越若在中則語助詞多用之字未聞以施字者且孔

子時魯有少施氏安知孟施非少施一例乎翟氏灝

考異云古人二字名或稱一字如紂名受德書但稱

商王受曹叔名振鐸國語但稱叔振晉文公名重耳

左傳但稱晉重魯叔孫氏名何忌春秋經定六年但

稱忌孟施舍不嫌其自稱舍也○注舍豈至而已矣

○正義曰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舍字閩毛監三本

有之經言能無懼趙氏言要不恐懼者要約也以下言孟施舍守約豫言之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注**孟子以爲曾子長於孝孝百行之本子夏知道雖衆不如曾子孝之大也故以舍譬曾子黝譬子夏以施舍要之以不懼爲約要也**疏**注孟子至要也

○正義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孔子以其能通孝道故受之業作孝經陸賈新語云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温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是曾子長於孝也孝經云孝德之本也論衡書說篇云實行爲德周禮師氏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百行之本卽是德之本後漢書江革傳云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孝爲百行之首是也說苑言子夏讀易尚書大傳言子夏讀書韓詩外傳言子夏讀詩新序稱其論五帝師

大戴禮記稱其言易之生人是知道衆也大戴記曾子大孝篇云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是道雖衆不如孝之大也北宮黝事事皆求勝人故似子夏知道之衆孟施舍不問能必勝與否但專守己之不懼故似曾子得道之大約之訓爲要於衆道之中得其大是得其要也下言大勇是知得其要爲得其大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注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惴懼也詩云惴惴其慄曾子謂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己己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博一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

人我直往突之言義之强也施舍雖守勇氣不如曾子守義之爲約也【疏】注子襄至約也○正義曰子襄僻應旂人物考以爲南武城人未知所本禮記投壺縮奇則直諸純釋文云縮直也廣雅釋詁云直義也縮之爲義猶縮之爲直蓋縮之訓爲從從故直從亦順也順故義義者宜也趙氏既以義訓縮又中之云不義不直明義即直也引詩者秦風黃鳥篇傳云惴惴懼也是惴即懼也易傳言驚遠而懼邇是驚懼義同禍夫易於驚懼之不惴是不驚懼之也謂不以氣臨之使之惴惴也王若虛孟子辨惑云不字爲衍不然則誤爾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不豈不也猶經傳中敢爲不敢如爲不如之類此以惴爲自己驚懼與趙氏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不語詞不惴惴也言雖被褐之夫吾懼之趙氏前引禮記以不動心爲强强猶勇也黝以必勝爲强不如施舍以不懼爲强然施舍之不懼但以氣自守不問其義不義也曾子之强則以義自守是爲義之强也推黝之勇生于必勝設有不勝則氣屈矣施舍之勇生於不懼則雖不勝其氣亦不屈故較黝爲得其要

然施舍一以不懼爲勇而不論義不義曾子之勇則有懼有不懼一以義不義爲斷此不獨北宮黝之勇不如即孟施舍之守氣亦不如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注 丑曰不動心之勇其意豈可得聞與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注 不得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爲人勇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己不復取其心有善也直怒之矣孟子以爲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惡心雖以善辭氣來加己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爲是則可言人當以心爲正也告子非純賢其不

動心之事一可用一不可用也【疏】告子至不可○正義曰不得於言不得於心與不得於君不得於親句同不得於君親爲失意於君親則此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亦指人之言人之心謂人以惡言加己而己受之人以惡心待己而己受之也成公三年公羊傳注云曰取淮南子說山訓高誘注云求猶得也然則求得取三字可同義蓋人有惡心而詐善其辭氣以欺我我之心不爲之動則能知其心而不惑於其詐故可也若人本有善心而言語之間不免暴戾如齊秦之諫先軫之唾是矣我則但怒其言不復能知其心故不可也若是則告子所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告人之心而告子之不動心第於兩勿求見之毛氏奇齡逸講箋云告子惟恐求心心卽動心故自言勿求於心心焉能不動裁說不動便是道家之嗒然若喪佛氏之離心意識參儒者無是也孟子平日亦以存心求放心爲主未嘗言不動存心是工夫不動心是效驗心之本體不能不動學人用功則不使不動此不過以卿相王霸不攖於心直是得失不聾寵辱不驚一鎭定境界故孟子自言不動心有道則明有前事矣卿相王霸有

何恐懼孟子生平何許學問而慮其恐懼在公孫弟子並無此意孟子此不動心祇是老子所云寵辱不驚孟子所云大行不加孟子自言將降大任必動心忍性豈有大任是身而尚可侈言無懼肆然稱不動心者又云不動心有養勇一道皆以氣制心而使之不動此即告子所云求氣也有直養一道則專以直道養其心使心得慊然而氣不餒此即孟子所云持志告子所云求心得也是不動心之道有直從心上求者自反是也有轉從心之所制上求者養勇是也曾子自反祇求心北宮黝孟施舍養勇則但求氣惟告子則不求心并不求氣大抵生人言行皆從心出言行得失即與心之動不動兩相關合假如心不得於言則當求心何則言之詖淫邪遁皆由心之蔽陷離窮所生所云生於其心是也則言有不得毋論人之言與已之言皆當推其所由生而求之於心此所貴乎知言也而告子則惟恐動心而强而勿求又如行不得於心則仍當求心何則志與氣本相持而轉相為用故以直養者言之則自反而縮使氣常不餒則不問得心與不得心而心自不動此曾子與孟子求心不求氣也以養勇者言之則稍不得於心惟恐心動

當急求之氣以強制其心此黝舍之所養勇也求於不
氣也而告子則又但力制其心而并不求氣是既不
能反又不能養一舉凡心所不得與不得於心皆一概
屏絕而更不求一得心與心得之道徒抱此冥頑方
寸謂之不動此其所以卿相不驚王不怪有先於
孟子者蓋其自言有如此不得心而勿求氣則合當
如是故曰可也生平既不能自反直養無害而一有
不得則又借此虛矯之氣以爲心之制此黝舍之學
豈可爲法且養氣能得心不能強之制不得之心自
反而惴行不慊於心則動心已耳焉得有急急求氣
之理若心不得於言則言爲心聲心有所害則正當
在心上求於此不急求當復何待故猶是心之不得
與不得於心而不求氣則可
不求心則不可此斷斷然者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注志心所念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爲喜怒也
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疏夫志至充也○正義
曰毛詩序云在心爲
志儀禮聘禮記注云志猶念也大射儀注云志意所
擬度也故趙氏以心所念慮爲志又云度其可否禮

記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也淮南子原道訓云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夫舉天下萬物蚑蟯貞蟲蝡動蚑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論矣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視瞢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論衡無形篇云形氣性天也生之舍生之充生之制生即性也性情神志皆不離乎氣以其能別同異明是非則爲志以帥乎氣萬物皆有喜憎利害而不能別同異明是非則第爲物之性而非人之性僅爲氣而已故喜憎利害視聽屈伸皆氣也骨肉則形體也趙氏言氣專指喜怒以上勿求於心勿求於氣作以怒言故於此言之耳人有志而物無志故人物皆有是性皆有是氣而人能以志帥則能度其可否而性乃所以善也阮氏元挍勘記云音義出之帥云本亦作師按據干祿字書唐人帥字多作師乃俗字也既又譌師

夫志至焉氣次焉【注】志爲至要之本氣爲其次【疏】注志爲至次○正義曰趙氏以至爲至極次爲說文不前之義

謂次于志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此次字如毛詩傳
主人入次周禮宮正掌次之次言舍止也若然則至
爲來至之至志之所至氣卽隨之而
止正與趙氏下注志嚮氣隨之意合 故曰持其志無
暴其氣 注 暴亂也言志所嚮氣隨之當正持其志無
亂其氣妄以喜怒加人也 疏 注暴亂至人也○正義
曰淮南子主術訓高誘
注云暴虐亂也呂氏春秋愼大篇高誘注云持守也
持其志卽曾子之守義異乎孟施舍之守氣矣直卽
正也自反而縮故爲正持其志可喜則喜可怒乃怒
卽義也卽不妄以喜怒加人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
心爲氣之主氣爲心之輔志與氣不相離也然而心
之所至氣卽隨之志與氣又適相須也故但持其志
力求之本心以直自守而氣之在體則第不虐不戾而
使之充周已耳是不求於心者謂之不持志無一而
可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
也 注 丑問暴亂其氣云何 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

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注】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爲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則志氣之相動也【疏】志壹至其心○正義曰趙氏讀壹爲噎說文口部云噎飯窒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塞喉曰噎史記賈誼傳云子獨壹鬱其誰語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易曰天地壹壹虞翻以否之閉塞解絪縕趙岐亦以閉塞釋志壹氣壹其轉語爲抑鬱淮南子精神訓云形勞而不休則蹶高誘注云蹶顛也荀子富國篇注云蹶顛倒也國語越語云蹶而趨之注云蹶走也呂氏春秋慎小篇云人之行不蹶於山則蹶出於行廣雅釋詁云趨行也經云蹶者趨者趙氏以行而蹶者解之則蹶者趨猶云蹶而趨矣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故云相動按說文壹部云壹專壹也文公三年左傳云與人之壹也注云壹無貳心

持其志使專壹而不貳是爲志壹守其氣使專壹而
不貳是爲氣壹默之氣在必勝舍之氣在無懼是氣
壹也曾子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是志壹也毛氏
奇齡逸講箋云志一動氣自然之理且志亦不容不
一者不一則二三安所持志此所謂一正志至之解
惟志一能動氣故志帥而氣卽止也若氣一動志則
帥轉爲卒所動反常之道故須善養使不一耳按毛
氏此說陳組綏近聖居燃犀解已言之云志至之志
是至到之至氣次之次是次舍之次至如行次如止
日氣之帥體之充是帥其氣以充體者志也日至日
次言至其處卽次其處丑問志氣既不相離持志卽
是養氣何必又無暴其氣志本不動不壹則渙散無
共帥氣本周流不動則枯槁無其充故志可壹而氣
不可壹氣可動而志不可動如無心而蹶是所壹之
氣也而反動其心非氣壹動志之明驗歟此告子勿
求氣可也但既不得於心則全不知持志之道耳按
丑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孟子述告子
之言以明告子之不動心有可有不可也志至氣次
所以申言可不可之故志帥氣以充體志至而氣卽
隨之而止此勿求氣所以可而勿求心所以不可也

求於心卽持其志也毋暴其氣似是又當求氣故丑
又問之趙氏言丑問暴亂其氣云何是也故孟子發
明之仍申明勿求於氣之可也不得於心有所逆于
心也斯時能持其志則度其可否而知其直不直義
不義義則伸吾氣以往矣不義則屈吾氣以退矣此
持志以帥氣之道也志壹則動氣也若不能持志不
度其可否不問其直不直義不義而專以伸吾氣爲
主是氣壹也此孟施舍守氣之道也是不持志而暴
其氣也彼不論直義而徒暴其氣固以此爲不動心
而不知氣壹心轉不能不動故云氣壹則動志也因
舉一行而顚蹶者以例之行而顚蹶是不持志而暴
其氣也當其蹶也心且因之動矣則可知徒任氣者
不能不動其心此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所以爲
可也然告子勿求於氣並不求於心雖不暴其氣而
亦不持其志則是屏心與氣於空虛寂滅雖直與義
所在而亦却而不前視曾子自反而持守其志者殊
矣雖不求氣而不可不善養氣求氣以爲養氣是黜
之養勇舍之守氣不如告子之勿求於氣也不求氣
而求心以爲養氣是會子之自反孟子之持志乃爲
善養氣也施舍有氣無志告子無志無氣會子孟子

以志帥氣則有志有氣施舍養氣而不善者也告子不善養氣者也以氣養氣則不善養以心志養氣乃爲善養所養者氣所以善養者心心之所以善養者在直與義此孟子所以爲善養浩然之氣也此上但言告子之不動心未明孟子之不動心故下文丑又問孟子何以長於告子也

敢問夫子惡乎長 注 丑問孟子才志所長何等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注 孟子云我聞人言能知其情所趨我能自養育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氣也

疏 注我能至氣也○正義曰淮南子墜形訓高誘注云浩亦大也故以浩然之氣爲大氣臧氏琳經義雜記云文選班孟堅答賓戲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李善注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項岱曰晧白也如天之氣晧然也後漢書傳燮傳世亂不能養浩然之氣李賢注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趙岐曰浩然天氣也按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

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養吾浩然之氣者也則董子以養浩然之氣爲養天之和氣班孟堅以浩然與浮雲相對亦是以浩然爲天氣趙項之釋有所本矣今本趙注作浩然之大氣當是俗人所改漢書敘傳上注師古曰浩然純一之氣也文選五臣注劉良曰浩然自放逸也與古義異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注】丑問浩然之氣狀何如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注】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然而貫洞纖微洽於神明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不以邪事干害之則可使滋蔓塞滿天地之間布施德教無窮極也【疏】注言此至極也○正義曰云至大至剛正直之氣者惟正直故剛大下言養之以義解以直養三字直即義也緣以直養之故爲正直之氣爲正直之氣故至大至剛或謂趙氏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非也淮南子原道訓

云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高誘注云塞滿也施用也用之無窮竭也又云約而能張幽而能明甚淖而滑甚纖而微高誘注云言道能小能大能昧能明精神訓云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趙氏云貫洞纖微洽於神明謂其微而未著虛而未彰故難於言也說文干部云干犯也國語周語云水火之所犯注云犯害也故以干釋害謂以邪事干害之也旣以滿釋塞又云滋蔓者隱公元年左傳云無使滋蔓謂如草之由小而蔓延也當其纖微靜漠難於言之及其養以直而無干害以邪則蔓延由微而著由靜而動則用之德教無窮竭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以直養者集義所生自反而縮也無害者不助長也以助長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注重說是氣言此氣與道義相配偶俱行義謂仁義可以立德之本也道謂陰陽大道無形而生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握包落天地稟授羣生

者也言能養此道氣而行義理常以充滿五藏若其

無此則腹腸飢虛若人之餒餓也**疏**注重說至餓也○正義曰易豐

初九遇其配主釋文云鄭作妃桓公二年左傳云嘉

耦曰妃耦通作偶周禮掌次射則張耦次注云耦俱

升射者故以偶釋配又申之以俱行也賈誼新書道

德說云義者理也又云義者德之理也禮記禮運云

義者仁之節也祭統云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

發也故以義兼言仁又以理釋義而爲立德之本也

道謂陰陽大道者阮氏元挍勘記云漢人皆以陰陽

五行爲天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趙氏用此語按

列子云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

無形有形生於無形故云無形生有形也疏本作生

於無形非是淮南子原道訓云包裹天地稟受無形

又云無符之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趙氏本此以

上言無形故改云萃生落陰與絡古字通絡爲纏繞亦

裹之義也道既爲陰陽陰陽是氣故云道氣陰陽分

之爲五行五行各屬於五藏白虎通性情篇云人本

含五行六律之氣而生而內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

所由出入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淮南子精神訓云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省矣胸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敎志勝而行不僻矣敎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又云使耳目精明元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安充盈而不泄此趙氏所本也說文食部云餒飢也餧同餒飢即餒也不能以直養而邪或干害之則氣以誘慕嗜欲而散五藏外越而不能充滿故腸腹飢虛若人之不飲食而餧餧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配義與道正分疏直養無論氣配道義道義配氣總是氣之浩然者藉道義以充塞耳無是者是無道義餒者是氣餒道義不能餒也李氏紱配義與道解云心之裁制爲義因事而發即羞惡之心也身所踐履爲道順理而行即率性之謂也未嘗集義養氣之人自反不縮嘗有心知其事之是非而不敢斷者氣不足以配義也亦有心能斷其是非而身不敢行者氣不足以配道也吾性之義遇事而裁制見焉循此裁制而行之乃謂之道義先而道後故曰

配義與道不曰配道與義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配義則直養而無害矣苟無是義便無是氣安能免於餒然配義之功在集義集義者聚於心以待其氣之生也曰生則知所謂配者非合而有助之謂也蓋氣自氣而化之謂也不能集而生之而以襲而取之則是外之也襲則偶有合仍有不合而不慊於心氣與義不相配仍不免於餒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注集雜也密聲取敵曰襲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內而出人生受氣所自有者疏注集雜至有者○正義曰雜從集方言云雜集也古雜集二字皆訓合與義雜生即與義合生也與義合生是即配義與道而生也生即育也育即養也氣因配義而生故爲善養與從養勇守氣者異矣莊公二十九年左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淮南子氾論訓云秦穆興兵襲鄭高誘注云以兵伐國不擊鼓密聲曰襲僖公三十三年公羊傳注云輕行疾至不戒以入曰襲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注慊快也自省

所行仁義不備干害浩氣則心腹飢餒矣【疏】注慊快也○正義曰呂氏春秋本生篇云耳聽之必慊又知接篇云以慊寡人高誘注並云慊快也慊與嗛同國策魏策齊桓公夜半不嗛高誘注云嗛快也

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注】孟子曰仁義皆出於內而告子嘗以爲仁內義外故言其未嘗知義也【疏】注孟子至義也○正義曰趙氏以密聲取醎解襲字而未詳義襲而取之意推其解集義而生爲從內而出則義襲而取乃自外而取矣氣合義而生則有此氣即有此義故爲人生受氣所自有者義襲而取則義本在氣之外取以附於氣耳若然則義不闕於內即所行義有不附將於心無涉矣乃自省所行仁義不具備而邪事干之則心必不快可見義在於內闕係於心不與氣配氣則餒矣告子勿求於氣並不求於心是不知義在於內與氣俱生故造爲外義之說不知義故不知持志即不知善養浩然之氣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告子固識孟子之集義爲襲而取之也

由其不知在內妄疑爲徒取於外取如邑取仁而行違之取加一襲字如表裘襲裘之襲言其多事增益掩蓋之勞孟子特辨正之此非義襲而取之也句意與非由外鑠我也皆反覆揭示講者以義襲而取之屬告子說告子本外義安肯取義彼全是所長與襲取亦殊拔以直養則氣合義自內而生不以直養而邪事干害之則氣不與義合即是暴其氣無所爲義襲也義襲而取自指言義外者之說如此故直非斥之一事合義即是以直養一事不合義即是事害之集爲雜雜爲合合爲配一也生爲育育爲養一也義爲直直爲緒一也取爲求一也趙氏訓詁能貫通其脈集合在內襲取在外是集非襲則是內非外集之訓未明則襲之說遂窒六書訓詁所關於道義者深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注】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也但心勿忘其爲福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汲汲則似宋人也【疏】注言行至福也○正義曰

經言必有事趙氏以必有福在其中解之是以福釋事乃事無福訓也翟氏灝考異云通段凡十見福字古文福但作畐中筆引長形便類事舊本孟子當作必有畐焉故趙氏注之如此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義也者蓋以但字解正字趙氏於訓詁存以二字相甚爲釋此常例也詩終風序箋云正猶止也莊子應帝王篇云不正釋文云正本作止正之義通於止也爲仁義剛上云行仁義之事自然得福不可止以得福之故始行二義之事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也十二字一氣正但連下此趙氏之義也淮南子精神訓云非直夏后氏之璜也高誘注云直但也直正義何正之爲但猶直之爲但也趙氏以必有事焉爲必有福焉故而勿正是不可止爲此福也心勿忘是心不忘其爲福也勿助長是不可助長其福也隱公元年公羊傳云及猶汲汲也及我欲之此云汲汲助長其福謂心急欲其長而助之也按趙氏讀事爲福其所本不可詳其讀正爲止而以心勿忘爲句則經義可明益正之爲止即是已止之止必有事焉而勿止謂必有事於集義而不可止也何以不止心勿忘則不止也心何以勿忘時時以不得於言者求諸心

郎時時以不得於心者求諸心使行無不慊於心則
心勿忘而義集也凡事求諸心郎管子之自反而縮
雖千萬人吾往往者氣也然自反而縮乃往自反而
不縮則不往是不徒悖氣而以心帥氣以心帥氣則
能善養氣而不綦其氣若不求諸心而但求諸氣則
無論縮不縮偏皆往務以氣勝人是爲北宮黝孟施
舍之養勇也是暴其氣也能自反則持其志不致暴
其氣凡氣之所往皆自反而縮自反而縮則配義與
道配義與道則以直養而無害其氣縿集義而生乃
浩然充塞於天地之間而不餒奐北宮黝孟施舍不
求諸心但求諸氣者也故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孟子以爲可也不得於言勿求心郎是不得於氣勿
求於心蓋告子以外其義者忘其心以忘其心者制
其氣北宮黝孟施舍一味用氣告子一味不用氣而
皆不求心皆不持志門皆不能集義在黝舍則暴其
氣在告子則餒其氣惟孟子之學在自反以求心持
志以帥氣縮而合乎義道則氣不餒不縮而乖乎義
道則氣不綦全以心勿忘爲要而己忘通妄郎易无
安之安事閈適變之謂事之事正通止郎終止則亂
之止適變則爲道爲義勿止則自彊不息勿妄則進

德修業此孟子發明周易之旨故深於易者莫如孟子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稿矣【注】揠挺拔之欲亟長也病罷也芒芒罷倦之貌其人家人也其子揠苗者之子也趨走也槁乾枯也以喻人助情邀福也必有害若欲急長苗而反使之枯死也【疏】注揠挺至死也○正義曰方言云揠擢拂戎拔也自關而西或曰拔或曰擢自關而東江淮南楚之間或曰戎東齊海岱之間曰揠郭璞注云今呼拔草心者爲揠說文手部云挺拔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荔挺出高誘注云挺生出也拔或連根拔起云挺拔則但拔之使高出如荔之挺生不出其根也故云挺拔之欲亟長禮記少儀云師役曰罷注云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曰疲孔氏正義引莊公八年公羊傳云此

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何休云慰勞其罷病也是鄭
用公羊爲注也罷與疲同廣雅釋詁疲罷皆訓勞國
語齊語云罷士無伍罷女無家注云罷病也今日病
謂今日勞苦疲憊也趙氏以芒芒爲罷倦之貌音義
云丁音忙則讀若茫茫方言云茫遽也急遽所以致
罷倦罷倦則怠緩不急遽矣詩僕夫況瘁楚辭憂苦
篇作僕夫慌悴廣雅釋言云慌夢也釋詁云忽慌忘
也文選歎逝賦何視天之芒芒注云芒芒猶夢夢也
爾雅釋訓云夢夢訰訰亂也儚儚昏也孫炎注云夢
夢昏昏昏亂也釋文引顧野王云夢夢訰訰煩懣亂
也楚辭九章云中悶瞀務忳忳賈誼新書先醒篇云
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忳忳然猶瘁也云煩懣云悶
瞀云如醉皆倦罷之狀趙氏蓋讀芒芒爲夢夢慌之
訓爲夢與芒芒爲夢夢同慌悴謂慌忽憔悴慌忽者
疲其神憔悴者疲其形此芒芒所以爲倦罷之貌也
詩桃夭宜其家人毛傳云一家之人箋云猶室家也
趙氏以其人爲家人蓋卽謂一家之人也若國語齊
語云罷女無家注云夫稱家是婦以夫爲家楚辭離
騷云浞又貪夫厥家注云婦謂之家是夫亦以妻爲
家周禮小司徒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爲家故周易家

人卦統言男女父子夫婦兄弟而詩箋以家人猶室家亦男女夫婦統稱此宋人爲男子其揠苗而歸不必專告一人則其人之爲家人槪指一家而言耳其子亦家人中之一人也說文走部云趨走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以走釋趨說文木部云槀木枯也周禮小行人注云故書槁爲槀國語魯語云矠魚鼈以爲夏槁注云槁乾也是乾枯槁義同閩監毛三本作喻人之情邀福者必有害者與也義同俱連下之詞列子黃帝篇邀於郊釋文云邀抄也遮也情非中節而發則氣不由直養而生助其喜怒之情以要求阿護之福勢敗援綏身名俱喪是反使有害也趙氏義如此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注天下人行善皆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爲福祿在天求之無益舍置仁義不求爲善是由農夫任天不復耘治其苗也其

邀福欲急得之者由此揠苗之人也非徒無益於苗而反害之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故爲丑言人之行當內治善不當急欲求其福疏注天下至者矣○正義曰邀福閩監毛三本作遲福阮氏元按勘記云遲是也讀如遲容之遲常恐其行義考文古本作常恐其作義又閩監毛三本注末多亦若此揠苗者矣七字按孟子經文辭句明達不似詩書艱奧而趙氏注順通其意亦極詳了不似毛鄭簡嚴待於中而發故但疏明訓詁典籍則趙氏解經之意明而經自明而趙氏有未得經義者以經文涵泳之亦可會悟而得其眞固無取乎強經以從注也此注旣讀必有事爲必有福故皆以邀福得福求福言之說文心部云恬安也老子云恬澹爲上謂不求福也由郞猶也七詩甫田或耘或耔傳云耘除草也禮記曲禮云馳道不除注云除治也故以治釋耘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蓋謂告子旣以義爲外則必不行義故惟恐其行義也行義福不可必得故不行

義而別有以助之以急求其福行義即是內治善內治善則福不能急得欲急得福故告子不內治善且惟恐其行義以礙其急求福也孟子與之相反故言當內治善不當急求其福此趙氏義也乃以孟子經文核之告子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也勿求心勿求氣正老子所謂恬澹淮南子所謂恬愉豈尚有急求其福之事則是以急求其福擬告子者誣也若謂勿求心勿求氣即是助長長即生也亦即養也告子勿求心則不集義因不能如孟子之善養氣告子勿求氣則不守氣亦並不似孟施舍之養勇告子本不欲氣之生長又何用助長且告子之學雖偏而其勿求心勿求氣自造為義外之說亦當時處士之傑出者使助長即指告子則孟子明云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然則天下皆助長之人豈天下皆為告子之勿求心勿求氣則趙氏以揠苗助長比急求其福以急求其福為告子之惟恐行義於孟子經文殊難脗合矣試即經文涵詠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忘其為心者也忘其心而勿求則無事此告子外義不善養浩然之氣之說也孟子既辨明義非外襲必事內集故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必有事

則必求於心而勿止則非一求而已且心勿忘矣此辨明告子之不動心與孟子之不動心已畢以下勿助長則推黜舍之養勇而言之謂不可爲告子之必無事而餒亦不可爲黜舍之守氣以養氣也守氣以養氣是助長也長卽養也亦卽生也以直養而無害則氣由義生爲善養卽爲善長而非助長助養以守氣爲養勇則氣由氣生爲不善養卽不善長而爲助長助養天下能自反持志直養集義者不能有幾人大抵多暴其氣以生長其氣故云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暴爲無益而舍之是不有事而止而不求氣者也此不芸苗者也是告子之不得于心勿求其氣而可者也故無害也助之長者氣本不能從義直而生而助之生此揠苗者也是黜舍之守氣以暴其氣者也暴其氣則不能自反不能持志不能集義凡無義無道雖不慊於心而一以其氣行之以直長養之而無害者以不直長養而有害必矣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此以害字卽申明以直養而無害之害以直養則氣自生長於義而無容助之然則助長者不能以直養之謂也治田者培其苗之根除其非種苗自生于根矣無以揠爲也總之以持志自反爲要則心勿

忘三字爲善養浩然之學忘其心爲勦舍之暴氣非
也爲告子之勿求氣亦非也勿求氣雖較暴氣爲無
害然勿求氣即不復求心以生氣雖無害而實無益
譬如不揠苗亦不耘苗苗之槁雖不自我害之而苗
亦莫能長矣安用此枯槁寂寞之學爲哉程氏瑤田
通藝錄論學小記云人於日用之間無時無地之非
事卽無時無地之非動聖人之言敬也道國曰敬事
事君曰敬其事論仁曰執事敬論君子曰執事敬又
曰事上敬交久敬行篤敬事鬼神祭思敬蓋悉數之
不能終其物靜時涵養以收斂放心是敬之一事蓋
人生日居之間動處多靜處少以三達德行五達道
處處是動處處當用敬其或有少間靜時亦須以敬
聯屬之故曰君子不動而敬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聞言其則功於動用功於睹聞已無
絲毫之不敬而千萬動中或有一靜千萬睹聞中或
有一不睹不聞亦以敬聯屬之如此言敬始謂之修
己以敬始謂之敬而無失以靜時繼續其動時之敬
非主於靜而以動時繼續其靜時之敬也孟子不動
心有道以能養氣也氣何以得養以集義也義何以
集以格物而致其知也能致其知則心有主而義以

集然後見之於行事皆合於義易所謂義以方外如此義方外者必敬直內敬義相須無舍敬而能義外亦無舍義而能敬者故義雖方外而實謂之內行吾敬故謂之內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此孟子之論義卽孟子之論敬也敬也者用其心焉而已矣夫子曰無所用心心不用則於不可已者而亦已故斥之曰難孟子之不動心非釋氏之專一寂守以主靜得以冒其號而謂之曰不動心也而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之不動心一在動處用功一在靜處用功烏得不相背而馳哉

何謂知言注丑問知言之意謂何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注孟子曰人有險詖之言引事以褒人若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能知其欲以譽子朝蔽子猛也有淫美不信之辭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能知其欲以陷害之也

有邪辟不正之事若豎牛勸仲任賜環之事能知其欲行譖毀以離之於叔孫也有隱遁之辭若秦客之廋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若此四者之類我聞能知其所趨者也【疏】注人有至猛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譣詖也見集韻類篇譣玉篇音虛儉息廉二切說文引立政勿以譣人徐鍇傳云譣猶險也今本譣作憸馬融注云憸利佞人也說文憸憸詖也憸利於上佞人也㤿疾利口也引盤庚相時㤿民今本㤿作憸馬融注云憸利小小見事之人也韓非子說使篇云損仁逐利謂之疾險並字異而義同文選顏延之和謝監靈運詩注引倉頡篇云詖佞諂也孟子公孫丑篇詖辭知其所蔽趙岐注云險詖之言荀子成相篇云讒人罔極險詖傾側詩序云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並字異而義同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見昭公二十二年左傳廣雅釋詁云蔽障也景王太子壽卒既立子猛又欲立王子朝故賓起因

雄雞斷尾以說王國語周語賓起云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為信畜矣人犧實難己犧何害抑其惡為人用也乎則可也人異于是犧者實用人也注云人犧謂雞也謂人作犧實難言將見殺也己謂子朝己自為犧當何害乎雞惡為人所用自斷其尾可也人之美則宜君人事宗廟也人自作犧則能治人此饗子朝欲王立之不必毀子猛子朝立猛自廢矣故云蔽也賓起為子朝傅謀立子朝以廢子猛是為諭誽○注有淫美至之也○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淫浸淫隨理也浸猶漸也由漸而入隨其脈理則不違逆故云淫美毛詩雨無正巧言如流箋云巧猶善也善卽美也淫美猶云淫巧詩小雅僭始既涵箋云僭不信也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見莊公二十八年左傳驪姬本欲廢申生而先言曲沃君之宗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大子主曲沃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晉侯說之是巧言不信欲殺之先與之也惟其與之使居曲沃而乃由是得罪是陷害之也周禮雍氏注云穿地為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陷則陷焉世謂之陷阱禽獸不知有坑阱人巧設以害之驪姬欲害申生故先為此巧美之言使之墜

入如禽獸之陷於阱故爲陷害也○注有邪至孫也○正義曰邪辟也邪則不正故云邪辟不正豎牛勸仲任賜環之事見昭公四年左傳豎牛者叔孫穆子在庚宗所私婦生也仲仲王穆子在齊娶國姜所生也壬與公御萊書私遊于公宮昭公與仲壬王環壬使牛入告穆子牛入不告而詐傳穆子命使壬佩之乃讒於叔孫曰不見而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仲壬仲仲壬被逐是父子相離也○注有隱至夫也○正義曰淮南子繆稱訓云不身遁斯亦不遁人高誘注云遁隱也故遁辭爲隱遁之辭秦客廋辭於朝事見國語晉語韋昭注云廋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問於朝也東方朔曰非敢詆也乃與爲隱耳是也大夫莫之能對故云欲以窮晉諸大夫也○注若此至趨也○正義曰知其所趨謂知其趨向所在也按賓孟驪姬豎牛同一讒詐無以分其爲誠淫邪且當時晉獻公周景王雖惑之而史蘇劉蚠輩皆能知之不必孟子大賢也至秦客廋辭即所謂隱漢藝文志有隱書孟八十篇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諭名氏春秋重言篇言荊莊王好隱韓非子難篇言人有設桓公隱者古人托

言謠諑與詩人比與與正同無所爲窮知之尤無足爲辭故吾大夫莫能對范文子且知其三也豈遂爲孟子之知言乎鶡冠子能天篇云詖辭者革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離淫辭者因物者也聖人知其所合詐辭者沮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飾遁辭者請物者也聖人知其所極陸佃注云詖辭蓋若告子之類告子外義聖人無之故曰革物者也淫辭蓋若墨子之類兼愛聖人有之故曰因物者也詐猶邪也飾又從而爲之辭極猶窮也鶡冠之說與孟子小異以詖辭聖人知其所離蓋此詖辭卽孟子所云邪辭其別云詐辭則孟子所未言也說文言部云詖辯論也古文以爲頗字頗廣雅訓邪說文訓偏書洪範云頗僻卽邪僻故鶡冠以詖卽邪又無偏無頗遵王之義此頗與偏並舉頗卽偏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凡从皮之字皆有分析之意分則偏偏則各持一說則辯論此詖之正義也聖人變通神化不執於一孔子稱六言六蔽雖仁知信直勇剛不學以通之則有所蔽而爲愚蕩賊絞亂狂荀子解蔽篇云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又云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墨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埶而

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卽詖辭之由於有所蔽也淫爲浸淫隨理鶡冠以爲因淫佃證以墨子之兼愛是也班固漢書藝文志言九流之學儒家出於司徒之官道家出於史官陰陽家出於羲和之官法家出於理官名家出於禮官墨家出於清廟之守從橫家出於行人之官雜家出於議官農家出於農稷之官所謂因也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儒則違離道本五經乖析道則獨任清虛兼弃仁義陰陽則舍人事而任鬼神法則傷恩薄厚名則鈎釽析亂墨則不知別親疏從橫則上詐諼而棄其信雜則漫羡而無所歸農則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蕩水循理深而人浸漸其中不能復出荀子非十二子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淫辭之有所陷入也至於邪辭則斷然悖謬於倫理道義有鶡冠所謂茀是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春秋弒君有稱名稱人稱國之異左氏定例以爲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甚矣其說之頗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所謂暴行卽弒父弒君是也所謂邪說卽亂臣賊子與其儕類將不利於君必飾君之惡張己之功造作語言誣惑衆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

暴遂若共君負可弑而已可告無罪然者相習既久政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有公室且鄰封執政相倚爲姦凡有逆節多蔽過於君鮮有罪及其臣者如魯衛出君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左氏之例亦猶是耳於弑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討亂賊而反爲之先導矣邪說之惑人一至是乎葢邪說直造悖道之言其甘於爲此說者則心久離於倫理道義乃至於是故其邪辭由於有所離也沮之言止請之言乞上之使去乞之使來若明白直質言之未能售也故曲言之亦隱言之鶡冠合邪辭于詖辭而分遁辭爲詐辭陸佃以詐爲邪非也何則所憎者欲其止所好者欲其來不能必其止與來也故以詭詐行之在本意則隱而不明是爲遁在所言則妄而不實是爲詐遁即詐隱也離謂離於道義窮謂窮於道義心中本無義無道惟恃此詭詐隱藏以爲鈎致此遁辭所以由於窮也戰國時張儀蘇代等之言大多如是也此四者非通於大道明於六經貫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學鮮克知之孟子聞而能知其趨則好古窮經之學深矣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

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注】生於其心譬若人君有好殘賊嚴酷心必妨害仁政不得行之也發於其政者若出令欲以非時田獵築作宮室必妨害民之農事使百姓有飢寒之患也吾見其端欲妨而止之如使聖人復與必從吾言也【疏】生於至言矣○正義曰按此與滕文公下篇好辯章互相發彼云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又云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放淫辭則是詖淫邪三者楊墨兼有之葢楊偏執於爲我墨偏執於兼愛是詖也楊之爲我有合於曾子居武城墨子兼愛有合於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各浸淫失其本則淫也至於無父無君則邪也特不似儀秦之詐飾耳此生於其心四句承上蔽陷離窮皆心也詖淫邪遁生於心之蔽陷離窮是生於其心也此詖淫邪遁之言造之自下大有碍乎聖

人治天下之法故害於政也若將此詖淫邪遁之言見之於政則天下效之三綱由是淪百行由是壞故害於事也政謂法教也事謂事爲也吾言指以直養而無害以下至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言告子義外之言不免詖邪聖人復起必從吾配義集義之言也注以政爲仁政故指人君言之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注】言人各有能我於言辭命教則不能如二子【疏】注言辭教命○正義曰禮記表記注云辭謂解說也說亦言也上言說辭則辭即言也詩下武永言配命箋云命教令也是命爲教

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注】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不言不能德行謂孟子欲自比孔子故曰夫子既已聖矣乎【疏】注丑見至矣乎○正義曰趙氏以上節仍孟子之言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爲孟子自言其不能此然則乃丑問之言然

必從吾言矣已結上文近時通解以宰我以下皆丑問之言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乃孔子之言是也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注】惡者不安事之歎辭也孟子答丑言往者子貢孔子相答如此孔子尚不敢安居於聖我何敢自謂為聖故再言是何言也【疏】注惡者至辭也

○正義曰葉夢得避暑錄話述此文惡作烏云烏蓋齊魯發語不然之辭至今用之作鼻音亦通於汝潁間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音義惡音烏非作烏也韓詩外傳新序載楚邱先生答孟嘗君曰惡何君謂我老則烏惡信齊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惡不然之詞也莊子人間世篇曰惡惡可上惡字不然之詞下

惡字訓爲安荀子法行篇云惡賜是何言也韓子難篇云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啞與惡同按啞惡二音今皆有之實一聲之轉意不然而驚咤之則云啞意不然而直拒之則云惡惡○注言往者孔子子貢相答如此○正義曰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翟氏灝考異云論語爲之不厭誨人不倦是向公西華言之此向子貢言之日知錄謂孟子書所引孔子之言其載於論語者入學不厭而教不倦一也今據呂氏春秋則此實別一時語學不厭論衡引作饜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注】體者四枝股肱也孟子言昔日竊聞師言也丑方問欲知孟子之德故謙辭言竊聞也一體者得一枝也具體者四枝皆具微小也比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

疏昔者至而微○正義曰近通解以爲丑問之言是也○注體者四枝股肱也○正義曰文選注引劉熙注云體者四支股腳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與趙氏此注同毛詩相鼠人而無體傳云體支體也禮記喪大記注云體手足也周書武順篇云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肱屬手股屬足故云四枝股肱枝與支通說文作胑亦作肢

敢問所安注丑問孟子所安比也疏注所安比也○正義曰趙氏讀安爲案周禮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注云案比也按安猶處也處猶居也謂夫子於諸賢欲何居也

曰姑舍是注姑且也孟子曰且置是我不願比也疏注姑且至比也○正義曰毛詩卷耳傳云姑且也呂氏春秋貴生上農等篇高誘注並云舍置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注丑曰伯夷之行何如孟子心可願比伯夷不疏注可願比伯夷否○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盧文弨抱經堂文集云依趙氏注經文但云伯夷何如無伊尹

二字按此說極確趙注本憮然丑問伯夷一人孟子乃及伊尹曰不同道注言伯夷之行不與孔子伊尹同道也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注非其君非己所好之君也非其民不以正道而得民伯夷不願使之故謂之非其民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注伊尹曰事非其君者何傷也使非其民者何傷也要欲爲天理物冀得行道而已矣疏注要欲至已矣○正義曰五經通義云荷天命以爲王使理羣生此所謂爲天理物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注止處也久留也速疾去也疏注止處至去也○正義曰說文几部云処止也重文作處是止即處

也莊公八年公羊傳云何言乎祠兵爲久也注云爲久稽留之辭說文辵部云速疾也久屬仕言故云留速屬止言故云去**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注】此皆古之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庶幾則願欲學孔子所履進退無常量時爲宜也【疏】注乃言至宜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幾近也淮南子要略云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高誘注云幾庶幾也然則庶幾即幾也我心之所庶幾言我心之所近也進退無常量時爲宜即集義矣義之所在即仕即久是進也義之所不在即止即速是退也禮記學記云當其可之謂時仕止久速皆視其可是爲量時**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注】班齊等之貌也丑嫌伯夷伊尹與孔子相比問此三人之德班然而等乎【疏】注班齊至等乎○正義曰方言云班列也北燕曰班儀禮既夕注云班次

也文選東京賦云次和樹表薛綜注云次比也禮記服問注云列等比也淮南子精神訓高誘注云齊等也原道訓高誘注云齊列也是班列次比等齊同義轉注故趙氏以齊等解班又以相比解之說文女部云嫌疑也謂丑疑三人相等也

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注孟子曰不等也從有生民以來非純聖人則未有與孔子齊德也

曰然則有同與注丑曰然則此三人有同者邪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注孟子曰此三人君國皆能使鄰國諸侯尊敬其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皆不爲也是則孔子同之矣疏行一至爲也○正義曰荀子王霸篇云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

得天下仁者不爲也又儒效篇云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與孟子同不義則自反而不縮也不爲則不備也 曰敢問其所以異注丑問孔子與二人異謂何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注孟子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其言有可用者欲爲丑陳三子之道孔子也疏注汙下至用者○正義曰說文水部云窪窊也穴部云窊汙衺下也音義云丁音蛙不平貌趙氏讀汙爲窪也按汙本作洿孟子蓋用爲夸字之假借夸者大也謂言雖大而不至於阿曲成公綏嘯賦云大而不洿蘇洵有三子知聖人汙論以汙屬上讀則智足以知聖人汙亦是智足以知聖人之大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注

子宰我名也以爲孔子賢於堯舜以孔子但爲聖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美之如使當堯舜之處賢之遠矣疏注如使當堯舜之世○正義曰阮氏元挍勘記云如使當堯舜之世觀其制度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世作處無觀其制度四字按無者是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注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聽聞其雅頌之樂而知其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聲昭德言五音之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

者自從生民以來未有能備若孔子也【疏】子貢至子也○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李文貞讀孟子劄記云夫子之所以超於羣聖者以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使先王之道傳之無窮也宰我子貢有若推尊之意蓋皆以此而子貢獨顯言之如能言夏殷之禮知韶武之美善告顏子爲邦之類皆所謂見禮知政聞樂知德等百王而莫違者也孟子引之以是爲孔子所以異者蓋聖則同德孔子則神明天縱有以考前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非列聖所可同也○注春秋至德也○正義曰引見國語周語隨會聘周篇韋昭國語解敘云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丘明因聖言以攄意託王義以流藻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宋庠國語補音敘云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爲內國語爲外按趙氏生後漢已稱外傳則外傳之題不始魏晉矣韋昭注云昭德謂政平者其樂和也亦謂見其樂知其德○注從孔至道者○正義曰呂氏春秋貴公篇云而莫知其所由始注云由從也毛詩谷風傳及說文辵部皆云違離也故以從釋由以離釋違孔子無可無

不可其道大備故從孔子百世後上推孔子又比孔子之德於百世前之聖王皆莫能越孔子之範圍上推卽推而放諸東海而準之推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注垤蟻封也行潦道傍流潦也萃聚也有若以爲萬類之中各有殊異至於人類卓絕未有盛美過於孔子者也若三子之言孔子則所以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三子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

言太過故貶謂之汗下但不以無爲有耳因事則褒辭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疏注垤蟻至聚也○正義曰詩豳風鸛鳴于垤毛傳云垤蟻冢也方言云垤封場也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封垤中齊語也也螘同蟻禮記樂記云封比干之冢注云積土爲封廣雅釋邱云封冢也是蟻封即螘冢也法言問神篇云太山之於螘垤詩召南于彼行潦大雅泂酌彼行潦毛傳皆云行潦流潦也孔氏正義云行者道也說文水部云潦雨水也然則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應劭云潦流也山云道旁流潦以道釋行以流釋潦也萃聚也周易象傳文阮氏元按勘記云泰山之於邱垤咸淳衢州本泰作太○注有若乞尹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論人篇云人同類而智殊高誘注云殊異也文選薦禰衡表云英才卓躒注云卓躒絕異也萬類統人物而言麒麟與衆獸異鳳凰與衆鳥異泰山河海與邱垤行潦異聖人與凡民異是萬類各有殊異也聖人在人類之中本是卓然絕異於凡俗是出於其類拔乎其萃也而孔

子在卓絕之中尤爲盛美此所以異于伯夷伊尹也蓋以勁舍告子之不知求心不知集義必要之於曾子之自反自反而縮則得百里之地而君皆能朝諸侯有天下自反不縮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皆不爲是伯夷伊尹與孔子皆自反而配道義矣乃伯夷之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尚專於清伊尹之何仕非君何使非民尚專於任任之不已則流於黜舍清之不已則流於告子故雖能集義又必量時合宜而要之於孔子之可仕可止可久可速易之道大中而上下應之此志帥氣之學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可仕可止可久可速之學也至於通變神化而集義之功極於精義求心之要妙於先心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相傳之教孔子備之而孟子傳之惟得乎此而詖淫邪遁之言乃不致以似是而非者惑亂而味所從也○注夫聖至揚也○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此章舊注特多違失如以子夏不如曾子孝之大以告子之言心氣皆屬人言宰我子貢善爲說辭一節昔者竊聞之一節皆爲孟子自言莫不善於有若曰節注此三人皆孔子弟子云云直說成阿其所

奸全相觸背此漢注之所以不可廢而有可廢也

竟指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宋人聖人量時賢人道偏是以孟子究言情理而歸之學孔子也

孟子正義卷六終

孫授易詩校字